宋子大全

續 七

書

二十

尤菴先生後集卷十三

書

荅李仲羽　庚子六月一日

傷弓者每驚於虛彈真所謂在沼亦非極樂耳此時披讀僉書何翅飲泉而救渴也近事始因此漢妄發輾轉至此不唯國事潰裂誤了得多少好人此罪不可雪也然救得餘人不使終迷已不能無望於僉尊也雲擧契合甚盛固將以虞唐事自奮然此亦不是小事也如何如何市草得其書甚有孤了之意然僉尊在可恃而無憂矣

與李仲羽　壬子

當此時節復莅藩維雖爲嶺外殘氓而賀而知舊之過慮則不能不虞憂也饑饉後使民知方載在魯論壯行所學當於此行卜之矣此曾進一封自傳於芹曝之獻矣不意風浪大作　聖上謂以爲事由賤臣然則兇狡姦狀不在於尹諫而實在於賤臣也方治自劾之章而抑恐衝口而出翻上一層也

與李仲羽　壬子四月六日

遠想賑事方急積貯哀痛執事惻怛焦勞之狀如目奉覿也未知日有頭緒否流丐之流入湖界者視前

年十減八九未知仁政撫存之効耶抑或流丐已盡
於前而然耶聖上哀痛之教雖因賤臣荛說而發
然深山窮谷之民亦皆感動此足以迓續垂絶之命
宗社幸甚此疾病漸痼坐在通衢甚妨調攝昨者復
入華陽為此月許聞慶宰即表弟欲自此轉入其境
之深處作數日𣃁橋和尚此時倘值旋麾左迎則庶
獲一夕靜會而何可幾也聞此弟將有歷謁之便故
略此申候

與李仲羽　癸丑五月十五日

山間逢別至今耿耿于心也即日炎旱起居增佑馳

想已已昨日歸自懷川獲見聞慶宰抵孫兒書則執事有周恤之事此若是秋糴還償之穀則雖多不須辭而非惟不辭而亦將請之又其不然則書生眼孔素小不但令人愕眙亦有以大生之懼矣第急於庚癸一面畧取以哺啼飢者而一面仰稟幸乞以教也打愚丈題目 聖謨洋洋恨不得相對說破換愚以巧也尊伯氏丈想已歸震艮佳勝忙不能別書耳

答李仲羽 甲寅

歸自竹山病猶未已方委枕席忽拜耑書備悉示諭若除沉痾也第承 上候遠豫之教遠外焬煎曷可

勝喻此復叨誌文之命榮耀則極矣而只白首老臣奇走於文藝之事殊非所堪謹已力辭想蒙矜許也所贐諸件既以禮來何敢有辭謹皆拜領矣但書生眼孔素狹且恐劉乂之神抵掌而困𢜽以是悚慄也碑簇敬玩燕山之草已宿而復生玆對其心畫不勝潸然也

答李仲羽 戊午二月二日

前日復書時適有說執事與季令分占休逸之號如慕齋兄弟竊不勝歆想約綽致意於紙末矣玆承來荅疏嶽乂頁墻壁間佳名矣只瑣雷相望不是悪事

頁新自京邑來未知物論如何此漢過海當在何間最是史禍已兆云而適值戊午尤可怕也承許丹陽時歷過每以前時小門爲悚矣今則荊棘朽落四邇丘達雖蒙臨顧心可少安矣

答李仲羽 戊午

瞻戀非虛語忽拜垂翰仍有歲儀之貺既感且謝不容名喻況高亭六偹不料隘迫此界能容如許大篇作也如愚小心瞻細眼目殆乎望洋而喪魂也記文久欲承命而自料素無涵養之功脫口在紙必使人怒目切齒此不獨有害於自家故隱默以至今日矣

茲又見教不敢復孤故呼燈草出而頗雜以戲謔之意不遜甚矣然亦不無所責之探相不至投擲在籬邊也尹君得免刑僇流竄則是甘嘗荅其書以為君是圭菴先生之裔則許磁之孫安得不如是耶雖打愚丈所謂沙中鉄椎只索十日而止始皇大聖人也者可發一大笑也窃謂此丈胎中抱如許恢詭口中吐如此說話宜乎食獠蠱許久也此中醜狀不欲每煩崇聽也嶷堅可喜其脫瘴然生李沃一句終始不便宜根株不知前頭有何事耳餘祝新切鼎盛

荅李李羽 翊 辛亥

此時事不忍言不忍言雖云京裡亦然然豈至於此中哉只緣朝家督責長民之官故里正等畏不敢以人死報知郡縣而其實數無由上聞　朝家必以爲死者無多也以愚見言之則邦命危於綴旒矣正當廣求賢能以濟萬一之時而乃以此萬萬不似之身假以輔相之名豈不上咈天心下駭民聽耶令監乃亦有推引之教識時務者恐不如是也日今二麥全無前頭之憂萬倍往事奈何奈何

答李季羽　癸丑

歲行已窮思想政苦忽玆承書不覺心眼俱開賤疾

貺與歲相終未知一線生意復與歲更始否累月委
枕抛棄書冊每念執事簿領之餘不廢佔畢此何等
精神力量恨不得薰炙於案邊也第未知所着何書
目曾見打愚丈患書見謂仲季皆入彧人章疏中未
知領畧仙區之風采亦為人所忌耶昔有丹崖翠璧
盡入彈文中之語今亦見之矣好笑

答李季羽 甲寅

歸来杜門時閱舊書忽拜禠中問書傾慰不容言此
為臣無狀自應如此且彼以吾輩為魑魅而來書以
彼為鬼蜮豈以馬喻馬之說耶孰能有下之者耶温

浴桃花稻秀此正其時而當此冬寒無乃背節耶所
卜之處若是秦民尊俎地則窃願移家以從而恐被
西山之拒容也好笑

答李李羽　丁巳

曾承俯慰書即裁入謝矣今拜垂札知未嘗闕聽殊
用㤼悚理不終否誠如來諭然亦有終否之時況如
此漢理宜誅滅雖夢寐之間終無生還之念耳且以人
事言之則沃川鄭墉新有說話入於尹耳尹謀益深
而復得棄貨枯木可活而此漢則難矣某台不知人
非獨今日然某台不及帝堯遠矣而彼輩之難知過

於共兜此何足怪好笑好笑打愚丈近計粗宜而只調度可念耳

答李季羽 戊午

丹山玉山只宿春有餘而猶不得頻收信音況花山千里而遠其阻濶固宜爾意外貴使傳到惠書縷縷示諭無非警瞶之意慰豁何可量也仍審靜裡休養日適今日似此者盖寡真不負堂名也時烈家禍未殄秋間哭長女衷悲傷之苦疾病仍劇目今所憂不但皮膚間形見者而已某人其始之蔑身既因曲逕而進則其所以固寵而媒進者無所不用其極以故

愚則當其中間稍退之時已知其終不但止此而已也近日愚禮之頓㦯亦何足怪哉聖人所以致意於羸豕之戒者良有以也承欲作嶺外行竟全未果浮世相逢果是不易事為之一歎也

答呂希天 甲寅八月

去歲秋寄宿水青墳菴緬有所思今日到此壽藏自念身世慨然有歲晚金丹之懷忽拜問札仍有藥物之恵祢荷之私不容名喻第無一字及於近事豈聞凈安橋上之風耶極令人洒然也此生老病死只當符到即行更無可言舊伯雲路城主前有答書彼欲

速得者幸因入遞徑投如何

答呂希天 乙卯二月

行旌日遥羈魂相逐忽此書来殊用慰豁此尚存視聽時閱書冊至於會心處不知此身坐在鐵嶺之北也兒子以孫兒親事發向京邑已四日矣渠處所下書並亦奉閱仰認慈恤之至意第流離窮餓自謫人之常分朝廷正欲以此困苦之者實朱子語也今以仁恩得以少紓無乃非所宜耶可發一笑耳

答李百宗 東濵 丁巳臘月

殘臘思想正苦承此禰中書殊用慰釋第梅州運判

飛馭輕軀則縷命之斷只轉眄間事今乃以存問見諭於孫兒長亭之意則至矣而循是以往恐每為人所欺也好笑好笑舡遊之報側耳佇聽而訖茲寂然亦是異事暮年壯遊實所願企耳固知執事不以因噎而廢食也

答李百宗 甲子三月

杜門空山與屺為鄰忽於官便承拜隨翰知有賦歸之意方今仕宦無論內外皆非所便歸享江山之樂豈非良謀耶 聖母廞衛之期已迫軫慕倍切月廩力辭不得以胎郡弊心極不安第於官書書以十一

月十二月莫知其故也家弟幸蒙天恩昨已還官

云曷勝感泣第其鰥况慭然何極餘祝增佑

答李百宗　戊辰正月

歲改閑居佳致想益增勝瞻溯區區前日惠書謹悉

示諭此老病日甚元非久長之物又於前月喪失女

子悲悼度日益無生世之趣耳老先生別集季氏委

往京裡未得釐正而歸斯文重事遷就至此可歎

答李百宗問目

疑禮問解李以恂問目自凡喪無子孫只有子婦在

家止以孝子某之婦某氏書之耶答自婦人無奉祀

之義止哉依此題主耶又姜相碩期問曰夫巳無子則其神主當何書之耶云云設其間及答言以證之

答李百宗別紙 庚申四月

別紙雖不無萬一之望亦甚寒心武元衡既死於街巷而若非裵度厚氊則唐其不亡乎且一髮不中天幸也幸其可屢得耶日夜嘿禱者只在天之祚宋而何可必耶歸樂堂無有厚紙可受大字者故未得如教可歎哉有入送之便耶

答李弼卿 翊相 壬寅

華札飛下便覺天香襲入弟恐不稱於蓬門耳仍審

仕履珎衛又一喜也只是見諭自有道故事此若遊
辞而蔑義則請以誠意之筆屢書而不一書也敢拱受
而不敢辞也残暑猶若倍加保嗇

答李彌卿　　甲寅七月二十一日

来書深荷文字不敢孫盛教竟此草納苐此時似不
敢出一言以重罪戾如蒙見憐幸姑藏置如何朱子
於黨事後副人文字而曰托以前日所為則又似不
誠不可為也以夫子盛德猶有如此頋慮可知禍機
之可畏矣又云將記所當增損處密送令弟處人恐
經由都下不便且少忍之今日事亦當如是耳

與李如能 端相 辛丑九月十六日

不為食橘啚遷作五斗謀小人之腹非所敢知也即日江峽清爽寒碧樓中想作話畫間仙人不勝馳爽也此子婦葬期斯迫悲念尤苦其孝順純明宜荷執事之誄而靡執事之誄此心之悲無以少紓幸望不鄙俯副哀懇如何敢回金諫呈納挽幅耳餘向寒加重

答李如能 壬寅五月九日

昔聞雲裡仙人亦為餐霞時至玄圃是知造物不許執事長臥寒碧也非意家弟穢到手帖欣寫之心實

倍尋常即日寒甚起居如何此此來非得已者而創於前年政院之啓不敢言其所以此亦拘儒常態自笑而已李義州不有始憂何以終吉亦知略成之國無事不易若儲千百緡金錢其渠可緻而致也伯氏大監窮覵所存不欲與人酬酢故此不敢搪揬然北八韵語數本甘草珎荷同既韵語切欲掎和而衰謭先零把筆還止者屢矣然更鎸語崔然後和送亦未晚也書生壯談未知不落空耶好笑

答李幼能 癸卯

伏蒙不鄙示以 廟議感幸之極還增愧悚春間禮

官下來俾献其議此才以病祈免又思頃年有所論
説而其疏不見撿舉追如墮井又以為朝廷已有所
定而使不敢議其得失此則拑舌而使之言也遂不
敢献其瞽見而得見春兄所議則不甚有据似未免
手分世界之現化矣蓋既失大本而經營於末流則
其如此無惑也爾後竊聽於逐説則執事入大文字
有所折衷甚恨不得一見副本也今者伏見别紙示
諭則復如渇者之得泉也何其所論不約而相符如
是耶夫都宮昭穆之制既不可輕議則朱子議狀中
以僖祖為始祖之訓豈非今日之大典乎但禮諸侯

無世室之制則今以　穆祖準僖祖為始祖而　太
祖廟主更無可處之道此甚窒礙之大者然禮疏又
有異姓諸侯於始封之初便立太祖廟之說夫既立
太祖之廟則不應於中間旋復廢之而遷以始封者
易之也此不但人情禮意之不然以朱子所謂以太
祖當日追尊之心嘿推之訓求之則異姓諸侯其不
廢已立之太祖而亦不祧始封者無疑矣若然則今
日穆祖為第一室而　太祖為世室便無所礙此恐
是今日第一義也若論　永寧殿及　太廟見行之
制則一一正犯朱子之所刺子孫處於正處而祖宗

居於偏處既非所安而棟宇儀物及祭享之豐殺疏數
又有不同者則所謂求之神理豈遠人情者極可思
量處也且一墻之內既有二屋以奉神位則不可不
謂之二廟既謂之二廟則當有賓主輕重之卞矣主
永寧而為言乎則豈有偏者為主而正者為貳之理
乎主　太廟而為言乎則又豈有子孫為主而反謂
祖宗為貳之理乎不得已而處此二者則無寧　永
寧雖在偏處而大其棟宇使有加於　太廟則猶或
愈於今日之傎也故當時禮官私請所見之時略以
此意及之矣今執事所大不安者則甚以　恭靖以

下祧主並享於　永寧為非也鄙意蓋亦如此蓋以
穆祖為祧主也則　太祖當日尊崇之心不應如此
若以為非祧也則　恭靖以下既廢於　太廟而還
舉於他廟又甚無謂此鄙意之不能無疑於今日議
者而執事實先獲之矣然先王昭穆之制及朱子不
祧僖祖之義則必不見用而如藏祧於　太祖之夾
室亦必以變舊為難矣只依舊藏於　永寧之夾室
者為可得行矣然若以朱子之說斷之則只　穆祖
當為正位而　翼度桓三祖當下與　恭靖諸主並
為祧位於夾室略為有據耳日後興役之時幸更以

此數說申請如何如何愚既以議禮獲罪於諸公其餘蹤跡種種難安只合齰舌省答而已不敢更與於此等議耳

別紙

近事實無他端只金學士引祖母離爲說且爲亡父之意如此則其不聽猶可至於下吏而罪之則何以自解於萬世論議哉然草莽之賤不敢輙論朝政而又以爲朝政必有論正之人側聽累日終始寥寥適聞當初玉堂有救正之劄亟因人得見則雖論其下吏之失而亦不以金爲無罪矣心竊慨然以爲此義

不明則世道將至於何地遂敢冒昧陳疏欲以少伸
報效之義兼為引罪乞免之地矣不料諸公甚怒極
意詬斥且又郢書燕說使前聖遺經不得自在反為
異言之證佐回致風波甚惡一節加於一節病中聞
之駭惧失措每欲泥首輦下以謝諸公而不可得矣
不料吾幼能亦回此有溢世之誇也頃者略聞執事
峻攻了諫私心以為了之得罪者何事今回來示始
知其槩而恍然自失也其所謂此漢有德於伯大監
者何事耶無乃頃年以槀事自劾者耶此則不然其
時臺諫既論伯大監有槀事之失而重臣於榻前引

賤臣以爲某亦有此事賤臣之自劾者自是自己事
軆之當然干伯大監何事雖曰事軆之當然然右相
其時以書見責頗深春兄則至今以爲未善故此宗
皇愧以爲尊伯仲不以我爲落井下石者眞盛德事
也丫豈及指此爲言耶設令眞有難忘之德然此則
自是別事豈可參淡於是非得失之論哉豈傳丫說
者誤耶可詽可訏至於復讐定限之說則有不敢輕
議者禮記及朱子之訓旣如此此如有聖人者須作則
或能參酌古今權度公私以爲可行無病之道而下
聖人一等則誰敢立說以爲聖賢之說此爲可從彼

為不可從耶且如直統與旁親則聖人旣區別其輕重矣至於直統之中又別其親疎則旣無分明聖訓誰敢創立新制於手分世界耶然旁親於直統雖曰有輕重之差而亦許自伸則亦甚美事如 聖考之於賤臣今 上之於李臺是也如或不許則誠不知何處之宜也此於不得已之中或自有不得已之義理耶北疏所謂欲遂己情則別有其道者是確論耶北意則以為不若不仕而隱處而已然此亦有不然者彼所讐者是同國之匹夫則惟當盡死圖報而未報之前固不可仕也若其所讐者是隣敵之國則不

依君父之勢而何以報彼哉故于房愽浪之椎既誤則不免送沛公而畱之彦脩蜀中之戰不死則不免叅督府而議之今有怨讐於彼而果有早晩畱報之意者不依我　君父而尚誰依哉此則北說似不深思也或曰今之仕者果有思報其讐而仕者耶此則徒見一刖人而謂天下之人皆無足也人之有是心而不能遂者固時也勢也無奈何也若曰人人元無是心則豈不大可駭哉北䟽所謂凡有私讐之人沬血飮泣投袂並起則國亦賴之其譏斥之意亦是矣然潛伏私室思念至痛者安知不有沬血飮泣者若

其不能使之投袂而起則是謀國者之責也且如金
學士之疏其下於沫血飲泣投袂而起者遠矣而猶
且因之罪之若使真有沫血飲泣投袂而起之人則
朝家之駭怒而治之者又當如何也宜其無沫血飲
泣投袂而起者也大抵苟有是心則雖不得已而與
彼相接亦無害於姑爲遜辭以有待焉之義也苟無
是心則幸而不與彼相接亦何益於夷狄禽獸之下
哉若能於此剖判則古今論議之同異分合論之亦
可置之亦可正不須呶呶爭卞無益於事只益其紛
紛也所可恨者北之所長亦不可捨也渠既自任以

忠撲人亦以此許之矣今因一小忿之不忍遂肆其
無限説話至謂祖爲他則不可復所望矣以此遂得
不韙之名使其旣受重寄而不得轉其粹畐公私之
不幸豈可勝言哉若我則只見彼之狼狙爲可憐誠
宲痛傷不能自已渠豈知我心之如此哉究其本初
而自訟之切又不翅若身貟難洗之罪也故自比日
以來只以罪魁自處絶口不敢説話苟吾友相與之
深不以愚妄而棄之敢發其狂言如此幸於後便密
以見敎也理到之言不敢不承膺也

別紙　乙巳七月二十八日

別示兩紙謹荷愛念柳生此亦素相親愛者只當時
轉去学掌是率爾爾聞柳以此頗有口語云心窃咄
歎也
張令温陽時以所聞於貴人者言於我者是孟浪也
只春兄聞於張而說與我矣其為驚怕曷有極哉然
張是好人其言之春兄者亦相憂之意矣愚以為其
規模氣槩雖遜於青陽而其不廉豪不貪權勢此數字栗
谷論劾語却勝於青陽未知吾友之見如何且來諭所謂
前事不介意者豈指戊戌汰官事耶此不介意何待
張而能之耶乃有一大事吾友曾未之聞耶愚滯之

見每以谿谷三田碑事為未安嘗議於士友以為此
老文章德行豈今世所有而乃其碑事則雖謂之得
罪士論不為過矣其所撰牛溪沙溪神道文字勿用
似可矣愼老則曰君言雖正似是太過竟不從而用
之其餘士友則或以愚言為是或以為非此嘗侍坐
於清陰大爺試說此事而請改撰牛溪碑則大爺似
若不約而相符者即許改撰改撰後張令聞而大憾
至怨大爺曰豈謂此翁之忍此耶仲文台嘗謂曰君
之禍從此始矣我則以為此而不怨則非人情也然
怨之誠是而報之則似無是矣今驗之果然且道此

事尚此忍之彼汰官事奚翅小耶將不以私怨害公
義豈不賢哉恐吾友未聞此事故詳及之耳
己亥衆牌不進者甚多非獨紙署時為然也但紙署
時則　聖上遂令許相以下就紙署決金吾大赦公
事故人蓋知之矣然此漢時有眼病此病豈不甚苦
而每自詑以為雖病也苟同於朱子則是為榮矣聞
者戒笑之矣今亦自云雖罷也苟同於栗翁則光華
大矣何足恨也伏想發一笑也仙源之抱其說真可
謂發前人所未發矣前書未得仰報心甚歉焉遂於
和叔答書中略及數字使之轉達矣大槩其說縷縷

以齊姓為言其用意非淺識所測也此爭反逆禍大
不知醞釀幾何年歲得幾許大事也每思之頓覺此
頭粘在頂上矣
禮曹告廟啓辭所指始聞春兄謂家弟以為啓辭所
指正謂乃兄云云此甚恠訝以為此與我之素心正
相反此雖衷心豈遽變還說人如此哉且去年以不
言大為科依所怒以為今科之不設其不獻議之故
至以帶杀人目之今日則又反之以德色相加夫罪
誤猶甘息則甚苦故曾於雲卿書中及之矣及見其
答略知曲折矣大槩虛得無故之德色若曰甚苦則

春兄亦當不異於我我若分疏而使歸於春兄則似有棄疾之心物我之意故不敢復蒯陳聞之心矣文章儒肅之諭眞伯樂之一顧也然吾友自料誰家人耶培塿豈能為山於登日觀之人耶縱使有可觀者此何足蒙賞於吾友耶從此覺有此習戒之幸甚去年遭理外凶變貴人謂其婦弟宋姓曰聞其之子婦拯出而猶生云云今我若冒進則　聖上必以為全無心腸者矣

與李幼能別紙

亟口兩疏可謂寒心自己亥始事諸賢待彼太恕亦

有畏之之心治之不嚴以至蔓而難圖比漢項歲坐
於不知亦自此罪追思赧怍己亥之變使延平而在
則必有可觀之事矣

答李幼能別紙

語類宗子只得立適
此條尋常所疑於心者也既曰雖庶長立不得則
是庶長者是妾子之長於適子者也其下又曰亦
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云云則上下矛盾竊
意此是門人記朱子口訣故文或艱澁使人難曉
也如以亦立庶子連下文所謂世子之同母弟看

則其所謂庶子者即次適也如以亦立庶子自為一說而自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以下又自為一說而不相連則是上所謂庶子乃妾子也下所謂同母弟是次適也反復詳玩則恐如下說蓋世子同母弟云云者是古書而今特舉此句以為下文次適起頭也若然則此當為北證也然北乃以此為朱子家禮則誤矣此乃元人取語類附見於家禮圖者圖乃元人所為耳若用句釋則亦立庶子尼所謂世子之同母弟羅云云乎當曰亦立庶子尼羅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云云隱世子是適尼若世

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尼亦是次適也云云乎愚
意以為下䆁為是然雖使下䆁為是而朱子曷嘗
有為次適三年之論乎朱子固有以次適與庶子
異稱者亦有同稱為庶子者何可以彼以廢此乎
今來別紙所詢當初献議所謂八大君兄弟繼序云
云恐以告者胡說也献議之意蓋曰若使 世宗大
王聖壽無疆而 文宗先陟八大君相繼為適而皆
不幸於 世宗之世則 世宗當服三年之斬乎云
云甬非以兄弟相繼為言也
劉氏孩孫劉氏璋皆未有考或見於文献通考考示

之

答李幼能　戊申九月十三日

迸虛者不擇人而望然況如我幼能其喜如何以逢
時之喜可知別時之歎玆奉來書如更承聒慰瀉無
任此僊劣未蘇何辜　聖恩寬假許以優游頓忘所
處之國東門也感祝感祝春兄昨到城西未到前日
政院已徹啓云矣此身旣蒙隨便之敎切欲闖入靜
觀齋裡慣聽詩書之旨而旣以病閣以是爲拘耳示
事如見受周則當依叩矣大字其敢食言

別紙

月行周天之數朱夫子亦不放過而陳氏之説如此甚可疑徐當詳攷仰稟也

大學孟獻子分明是襄公十九年卒之仲孫蔑也豈子思時又別有孟獻子而玉溪偶失照勘以爲大學所稱者耶先師沙溪先生亦嘗疑玉溪之説矣

答李幼能 戊申十一月二十六日

戀溯中忽拜惠札又荷貴胤來訪城外荒村頓覺生輝矣此首丘之心日甚一日雖蒙 聖上愍念惻怛而竟以死歸定不是道理故方治再疏以乞其身耳貴胤甚可念真是稱家者吾人可謂百不憂也

與李幼能 戊申十二月二十一日

歲行將窮未委靜裡起居如何戀溯未已此未免旋歸必為幼能所笑然竊聞時議切恐笑人者亦為人所笑也幸及暇時力究墳典深培本根以需時用如何格物說和叔之見正當甚慰所望

答南雲卿 龍翼 癸亥五月二十二日

嶺東時聞有問書俄成喬況何歎如之即奉賢胤恭審夙夜之餘鼎茵珍衛慰瀉無已萍蹤無定姑泊江濱不知前頭漂轉底處也下流多訕理則然矣只合滅迹於深山窮谷之中以謝清議耳荷相與之深聊

發此言幸勿為外人道也

與南雲卿　丁卯五月二十四日

惟玆暑雨緬惟台候動止神相區區瞻慰不能自已
竊有所懇鄙宗先世粤自麗末告于懷德其所居遂
有宋村之名而上祖有官判院事宋村與判院見於
朱子大全者適與冥會其事甚奇故欲憑大雅諸君
子以徵其事於此豈可無執事瑣据乎朱先生原韻
錄在別紙如步而賡之則尤好矣幸望勿揮如何

答南雲卿　丁卯七月九日

復書及如下副近體奉玩再三殆於紙弊而不能釋

也弟惟鄙書所懇只是先懿也今近體則專主於不肖而亦有使人皇隕懿罪者不覺汗流浹背幾乎三日而不止也煩冒敢乞改成一律表章異蹟責罰我後昆如何如何事係祖先猥浼至此還增悚悚

答南雲卿 乙卯十二月一日

今玆棘城中隣並水火亦有難逾者豈意台慈遠垂矜愍有此存問耶仍審屈情伸義喪制權變緬想餘哀愈深有難自喩者矣賢從累年相從情義不淺又愛其淳質好善意其可以遠到忽聞其訃不覺驚慟此亦一團運數奈何奈何羈人初移此地猶可以展

書着閲矣仲秋以来水土為祟一二危悪之症表裏
相應死非所恨而竊恐孤負　聖主好生之恩又使
唆議之人有失刑之歎則雖在泉裏亦為負罪之鬼
矣只此不能不耿耿耳道里極遠此後更無嗣音之
路只祝節哀順變以副遠誠

東陵静觀若在今日則當復如何九原難作涕零
而已文谷可謂石室有孫矣

答南雲路 九萬　辛亥九月二十一日

日者奉送之後惘然之懐往而愈甚豈病思易感而
然耶意外褫中書居然入眼奉讀數四頓失沉痾之

所在也第審以賑塲支米之多至被推勘真所謂丞相愛民之心不如惜財之甚者於執事何損南州遺愛日深一日而尊叔父令丈持節而來溝壑之民望風韻動皆以為受教者如此所受教者可知此宗乘勢有為之會而抑恐想望太過易於生怨也賤疾大勢雖歇而傍生者連續如泄瀉寒縮咳嗽諸症前後相仍而見今脚氣發於兩足傳至脛上此乃久病後剖判消息早知如此則都無已前許多煩費於醫藥也古人云以鉄為門樞兒見拍手笑未知鄙家之兒拍手之幾度耳三學士傳病情如許未盡勘訂殷日

後當畢矣畢後當諍溈以禀也崔生曾奉丁寧之敎
有此冒昧其往其歸都恃仁恩之下逮耳

答南雲路

惠貺仰認至意茀韓文公雖自云娓盧仝隣僧而未
見有周恤之事然盧韓交誼未有其比且呂汲公贈
伊川以縑伊川辭以相公之縑雖多恐不能周也多
猶以未周爲嫌况請俸偏於一漢未知於一視之仁
如何也受尊者賜而敢有云云且所引兩事僭猥無
涯固知無所逃罪而只以蒙幸之久有恃而無禮如
此矣伏乞恕諒

與南雲路　癸丑九月十八日

前書伏想匯久得達矣民未来時已知火色可畏有役既不可不往役兼且臨笑伸衆之恍正切故冒昧出脚矣役訖出郊之後一番人謂我徘徊近郊將有復入之意嘰人詬斥不遺餘力上章待命已過五日而迄無指揮尤切皇恐又閔家變禮實此漢所與知而今日自 上治閔甚急其勢將及於此漢及朴和叔而自受台以下剝剥殆盡令人寒心不覺蹈高而蹐厚也只以緬禮之迫諸人皆勸且留未知於義如何也以此記文無計泚筆當俟東歸之日耳

荅南雲路

寒亭猝急慕用不淺忽拜耑書撫存出常仍諗起處勝迴魁感之私不容名喻只是草衣惡食自是寒士常分而後生輩創見而異之相傳徹以為仁政憂至割清俸以恤之誠感德義之隆而亦自愧恧也記昔牛溪成先生請周於松江相國而云多則不安今日下賜於書生眼孔則不翅百朋之多矣雖幸饑兒之啼見止而亦恐婁兒之瞰亟至也特靠厚眷傾倒至此無禮甚矣皇恐

荅南雲路　癸丑冬

季秋奉復下書伊後東入深山既有疾病今涉兩月
尚未透人鬼關中間屢阽於危而綿延至今豈大限
尚有日月許者耶擁衾雪窓即拜遠書諭及同春練
日此病未往哭方深愴懷奉書披閱益不自勝也去
晦略綴數語送酹云玉色金聲怳然如昨斯蓋實語
也日者一脚暫出喫盡多少苦事及其哭辭　新陵
心有所痛恨者不能忍於　明主之前略留一疏而
歸不惟衆口譁然而　聖批甚嚴方此縮伏竢罪耳
或云不可不再疏自明或云必激　天怒不如泯默
愚昧之心不能決定甚恨地遠不能禀決於執事也

亭記郊外時冗擾無暇歸後復以病屏筆及承來貺
然後力疾草納元來愚鈍之才況此呻吟裡于其語
意理致必多疵纇其可修改處如蒙指示則當加潤
色以上也前日大字近思自不滿意如未鐫梢則復
欲病間改呈也盛貺皆宜病胃而藥餌尤甚要切仰
荷無已南宮丈累年窩通今遽棄歸悯然何極聞彼
中新刊啓蒙甚宜老眼云故一件紙地呈納又紙一
封外面題以家禮啓蒙近思錄者請州章甫不敢直
請要我紹介故并納印取後回便并送于此如何惠
仲仲秋避近山房已無陽界氣像矣一醉不起慟惜

慟惜伏想千里幽音倍切高情也

答南雲路 丙辰

去歲仲秋遠承恵書仍有別紙之教反覆玩味益覺辭意誠懇非泛然酬酢之比比竊聞入靜以來一以讀書玩理為務日有新功今以此窺度真不虛矣切不勝欽歎也時烈粤自去冬痔症忽發施以俗藥略未見效至於歲改而尤劇近於朱子大全幸得先生所治之方比欲鳩材試之當此外食逼來時節漸生於湯劑莫或鬼神旁觀偃仆而大笑也耶數年來略得無事看書有起輒具問目逐旋欲質於几案而路

遠不可得如得咨帖粗成則當遂此心也

別紙

別紙曲盡事情而又辭嚴義正其所引呂東萊簡亭尤足令人洒然也第其中略以淺陋為有所奉䟽於從者然此則甚非當初稟白之意也鄙意於此實無適莫惟求得實蹟是務故日者尹友之來見也極與商量其可䟽處一一改正而惟陽坡一款則渠以其出於其先人而不欲輕去之故此亦不敢擅便如得分明證佐可以下其不然者則尹友亦不必堅執以為不可改蓋其先人亦非目覩其事而得於傳聞者則

亦安保其無一毫之失實也大抵傳文專爲敍揮三賢之節義而已雖曰其記宗而不能無旁及他人之事者三賢之節義輕重固不繫於此事之有無也天道好還下方之語當待揚坡語勘定然後删潤未晚蓋此則自是節上生枝者尤不關於全篇之主意也至於子孫之賢追蓋其先之徑則不無此理如張魏公之狀其縱曲一節史家則分明以爲未善而朱先生所以遺辭者大與史氏不同蓋先生篤信南軒故信其言之不我欺而公誦如此若非南軒之賢則愚恐先生未必排史家已定之論而信其不可信之私

記也然則所以蓋其先愆者不在於他只在修身立
義使人信之而勿疑而已鄙意如此如有未嘗幸還
以見教不勝幸甚抑有所献焉當時事勢若非君臣
上下以北地王諶爲法則縛送二臣烏得已乎非甲
爲之則乙必爲之此不足爲出此而入彼使有榮辱
也明矣竊瞯今日諸論則皆欲歸之於體臣死者有
知想必不厭於心矣如何如何

答南雲路

閏月初六日書入禠轉来不問傳者爲誰而欣豁之
私不可容喩又承方讀朱書此書今日抛作笆籬邊

物久矣斯文先達如是倡率使讀者漸多則先生之道雖不得行而可以明於今日矣豈不為世道之大幸也此間問目其所錄取殆餘十許冊子極欲就正於高明以袪疑惑而傍無寫手不能易紙方在全編塗乙之中故姑未敢生意如得幸會此願終當不孤矣某相事來敎極正當謹當奉以周旋也時烈粤自閏初添得胃病阻食恃粥以至于今則日覺瘦消此非他症之比只僂指以竢而已令胤見在侍下否愛慕非虛語也氣力憊劣未免倩筆無任皇悚之至伏惟恕諒

答南雲路 乙丑七月四日

五月遠承四月所遣書恭審萬里行役始終吉慶喜慰且感迄玆不容已天下大勢至於如此若以康節之數推之則今日會運陰已為主當不止於五胡之三百年而已氣數如此奈何奈何程門諸集竊想已前者皆盡於謏勅而其後則所耕作不在於是宜乎終不可得也極歎極歎今年旱勢復如此民事罔極主上仁聖宜享天心不知何故如此痛歎痛歎此至今無死苦苦度日不知命物者竟如何處分耳承問已猴三翔而久斷京裡書難遽破戒今回孫兒行略

此起居想蒙恕諒也此此孫狼狽至此不知何以敎之一夫之進退雖微實關風俗之盛衰主張勻化之人亦當留意故冒浼如此侯罪侯罪餘祝益加保重以慰瞻仰

與金季明 益炅 壬辰十一月

阻奉隔歲戀思日深即玆寒冱爲況如何僕病蟄深山尤悔山積殆無以見朋友也貴邊流聞日至於此此邊之日聞於貴邊可知而不一相規古所謂胥箴誨者終不可復歟僕請先施之可乎別紙苐說煩瑣覽後即毀之如何老先生道德行誼爲世所宗而門

人弟子未有得其緒餘者尊昆仲殊可望者相繼淪
沒思之氣塞今日所恃只有吾友而已幸益勉旃以
副明友之望如何時序向梢只祝加愛

與金季明　乙巳九月

別來已多日昨蒙先庵略過槩聞安勝慰喜無已此
約草兄再爲鷄岳之會校勘老先生遺稿幾至中半
若梳洗出此書頭面則吾輩之責庶幾少塞耳貴姪
亦來學禮書在常情則雖或未安而朱子於帚齋癸
前往從二劉胡三君子問學此道理無可起者渠若
三年如是不輟則必大長進矣

與金季明　丙午五月

德門禍故至此頻仍痛歎痛歎聞美解行過桒梓根以稍潤不得奉晤也此　回鑾前夕待罪於温邑郞蒙　賜對仍扈至稷境落後投章而歸則三昨崔史賫　批來諭惶恐惶恐此後無緣相見臨書悵然嘗見老先生於門人去就之際甚眷眷矣今驗之衰境之人情也嶺事雖定餘憂尚深鄙意莫如諸君子自治甚謹無可非間是第一事也今番　聖上於賤臣甚繾綣而不能承當死罪死罪

答金季明

已事不須說只老先生庭下乃有此逮是可痛恨耳
且通列論議通塞非但舊例然也自是朝家公普之
大體不可已者何故都無一人以此昌言其言之者
亦似說不說只如三日前新婦耶然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窃不勝過慮之至也訃居閒必久幸以此時親
近書冊以自浸灌如何如何

與金季明　癸卯七月十九日

始司喉舌臣沆不可之風采可復見乎阻久戀深每
欲憑續相聞而此時日下書雖隻字亦罪也故不敢
也今者破戒作此者誠不得已也曉門未闢必有沫

血而立於帳側者幸虛容譙之地招而問其由如何蓋欲達肝肺之寃而邦憲不止於三日立而已用是懇然也此蓋姑母之抱者而故永山府君不知之人也曾見一卷軸永山與尊先祖先山府君連契孔文擧以戹父一曾問於老君而尚謂李元禮爲世交況此澤纔斬之近乎更須垂念焉

與金遠明 益廬 戊戌十一月四日

北風燕路敢弛戀悒不得班荊摻執尤切隕結首山柴市必得佳句幸繫鴈以示腥囊膻槖抉洗鴨水而来亦一事也

敢賦匪風以送行其卒章尤致意千萬幸甚

答金遠明　己亥三月晦

書至慰沃今月變異式日斯生憂心如醉莫知所届也北路陰雨之備尤當績密而人之往從者如就忙地如是而可以得力矣曾見權令處事極不放過庶可綢繆而七年病三年艾尚可及矣俟諫職之遞一来從容如何

與金遠明

今日此路誠難矣遠明之敗指日以俟矣末終又不善敗而敗於苟同尤可歎也曾聞無李菩薩之說否

正謂遠明今日事也不認言之云何必深缺可黙料也此罪名甚不輕杜門杜口引衾覆面而卧時閱朱子大全一兩板此則時人之賜多矣遠明似不能無介然者人心若是不同耶不急君父之疾者朝夕當行遣將不欲相送而經先下鄉耶何其薄耶然黙觀左右形勢雖靡得公猶難着足下鄉似不可遲遲無吾以也病思昏昏此皆是夢中夢之言須勿着實着須作夢中看如何

答金遠明　己亥九月十三日

今朝喜鵲查查幸得透相書意謂所報只此尊札繼

至未知查查者竟為誰也仍審靜況佳勝又甚喜也
尚恨醫事不早尊去遲遲而此間人斷書斷始在今
日也尊雖不善敗尚愈於不敗而顚頓偏側也何恨
何恨考亭書頗熟複玩味也然誤讀如我則不如不
讀之愈也此漢一生寡合皆此書之故也然庸醫人
人豈素問銅人之不善也在學者之善不善而已一
覺長往之示亦覺其多事而迷迷也不向清溪白石
則宜向要路亨衢何故苦來此病邊傍蒹也自効之
章朝夕當上矣适相苦止之故不遂也昨賢亂委訪
亦無一言而罷至今耿耿耳賤疾苦無所减而比来

又得指疼盖緣許日而作也好笑好笑

荅金遠明　庚子四月二十一日

不書迄了字久矣彼去世者已矣於在者宜不若是而病冗且無便坐負此心尋常愧恧玆於賢甥行獲拜垂帖悅奉談晤慰何可言信後侍餘諸況如何趂此投閑斷往休来潛玩書籍則前日之事儘為玉成之地矣今日所望於左右者只此而已竊聞左右對人不無分疎之語旣於義理似未安而雖以利害言之亦豈為得乎千萬精思也帶方似不比左右箪子而亦不得免何必介然於懷耶朱子語類有記劉元

城事一段甚可觀幸一熟讀如何賢甥甚可愛但主
人鹵莽無以副其遠来之意旣甚愧怍而北日風色
甚勁舊日相知無不反眼自有禮訟尤恐相染而獨
此生逐臭不去真所謂每對之未甞不自笑其愚而
笑彼之愚又甚於吾也呵呵時氣向熱只祝侍奉吉
慶

與金遠明　庚子七月小晦

古人有為食橘之謀目今早稻已香未知閑興與食
橘者如何自我觀之則為謀可謂奇矣未知果爾否
此塊坐溪齋水聲琤琮如斯而已今番塲屋二萬之

誣極矣師門後昆次苐殘破此實吾輩之罪也晦翁云鄉里雖窮寂却無閑是非鄉里亦有古今之異耶怍歎怍歎千萬不能一一都在黃生之口耳黃生遄甬告歸不勝解携之情也

答金遠明

早書深荷賤疾如半死虫只以氣未絶故言且動矣此時未得效寸誠於　君父而反致　君父之軫念不如死之久矣奈何奈何此非有疾痛處只是畏寒特甚開戶垂簾猶欲擁爐盖氣虛而然耳今日紛紛不須言惟喜　聖上之準請而已貴說之中與不中

揆家之有功無功皆可置之也此漢乞退誠迫於疾病且畏因人家子弟之言不得已而爲之干左右向事左右不曾來見書亦問疕生外無他說毋乃慁我之形迹獨言於溪舍以爲可去而鬼神竊聽傳說於人耶然我明終不得聞耳以多謗之左右寡助之此漢類抄之亦一異事也然在此榮極疏末之舉論何可深慫呵呵

答金遠明

雨中得拜惠札慰感十分日月荏苒解携在卽行者雖勞尚有歷覽夷夏飮月支掃大漠之氣矣留者汩

沒一隅左誇右詆舊怒新伺若何以堪支耶太僕事非不知並請而此則有用之物安知他日不以此立於燕山之上耶舊工說此豈怒我者耶試更取而細看也此本無舊好寧有新樂耶若干知舊誤相揣度至於反眼相視則此亦任之而已每思退歸者寧有所傾藉而向人作乞憐容也士夫有一毫苟且意思則寧有可觀者耶只願渡江之日浩然無所愧而已如何如何

與金遠明

病且死且謂誌文拖禍無與往来傳言語然左右之

創殘知之如見火盡言無隱人臣之大節等不得保
全無寧盡吾之所當為者而聽人之處我無愧而有
辭故曾於前書略供微情左右明不能照勇不能決
今則已在人弦上亦不能自由矣練先事流聞甚醜
然亦何可盡信耶市言不可曉然似有曲折當以鄙
意問之耳此中無雜人兒子終黙不逮來紙不敢閒
命

答金遠明　壬寅正月十六日

天脫羈馽何為乎方寸百憂㴋上一室罪尤所萃弱
蒲寒荪皆欲謝去何為乎高意先到此耶宜乎作了

溪一孤根也好笑好笑所幸當此風波駕山之日左右以散地超然若隔世人信乎倚伏之有密移也惟是光陰荏苒迭相再朞已迫追慕愴慟更無所及遠想左右同此苦懷也千萬只望及此暇時勉力於古書以厚其根本以需時用也

答金遠明　壬寅六月十二日

此間書問素稀或有之而以崖海事相痛者絕罕來書如上首陽開襟而納清風矣此生奈何目擊此事耶天意久已如此我　聖考安得不遽失嵩壽耶思之更一隕痛也或謂左右將復華貫未知意得何等

事招得何等口耶吾則坐在僻鄉一邊今後勿謂吾叔司也呵呵來月事得成豈不幸甚然此亦謗四吾不欲以一軸退紙換却廝闈之落榜舉子噴也予彬竟不起師門後事尤覺冷落痛傷何極想同此懷耳

答金遠明

續奉問書何慰如之赤心不待教而知之矣歸字可謂鄙書蕪說矣此則問其術而反以此見諭耶且如果然負累則益當親近長者以去其累也今為此說者必以為此長者雖親近而不足以去累也其人可謂知我者哉呵呵昨劄　聖批益勤當從此遂歸耶

抑復留觀勢耶如下說則當從何處下手耶私意如山俗論謟天非程朱以上人則恐不得窺其左足也如何如何

答金遠明　壬寅十二月十六日

両書及曆日欣謝欣謝所示彼中事尤苛不已第古人有言虜中臣雖不知本朝事則知之熟矣只恃彼之不能存而拱手以俟之者恐末也如何如何所詢某人酬酢果有之矣不待彼問而此先請云某纔蒙敍復復以言大觸時諱決難支保而且有老親姑從求外之請則全安之策無過是矣渠甚以為然其旹

㗰氣則絶無與我不同之意矣吾友無乃過疑耶竊
聞渠以一二事見外於年少清流然實是清流中人
豈有相病之意耶幸平心以處之如何且如不得便
養之計則切願多往郊庄毋置身於睢盱偪側之地
幸甚幸甚萬萬都付黙會

答金遠明

来示縷縷深荷盛意賤疾已痼非滋味可效然此甚
小節之小者左右以我爲太執滞者耶每見朝報知
左右爲國任怨深慮日後之患然人臣之道自盡其
忠而已何可首鼠耶明日處置後須来訪也豈無所

言耶昨日傳教果令人增氣然此身以病退與𠈁必

居一於是矣真是雪裡凍𠈁他人喫餺飥矣

荅金遠明　甲辰三月二日

示札深慰所諭謹悉犯而不較之訓粗聞之矣豈可

與它有若相角者然也只是其悖理傷化之說　聖

意似不以不然者此則更欲略略謦欬於　明主之

前以冀　聖心之曉然而恐有糜粉之禍是以次且

耳徐所謂無所逊之說反覆熟看終未見其不指彼

中高見以為如何人雖失性豈至於此耶幸以所見

明示也鄙所引朱子說果失勘訂以子為孫耳第其

以弱國而俾伸臣子私義之意則一也然早晚當爲自列之事耳金疏尚未見可蕲幸從速覔送也

答金遠明　戊申九月十六日

阻面猶在鄉時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今見貴督仍奉手書何慰如之苐聞黃生之疾甚苦極慮極慮此諸病並作欲於靜地調攝入城時未卜耳從祀云云彼言雖過然自此以後相激則益甚今日叅停論說似難矣然相見則當說及也豊公本自好今日則何待見而知也所志成於春則非甲爲而乙爲者苐未知渠肎出來否妄家事妄作甚矣須不待三月而

卽改葬爲緦以待月滿而除之可也其長子之無服
則無疑而諸子則有不敢質言者矣然其父旣服庶
母服則其子何得由輕而更重乎此是大関節更問
於知禮者行之如何

答金遠明

前書病未報其末端云豈指權洪復職事耶二人自
是好人豈可以一時之事而永塞耶况權是 先朝
眷遇之人而於今 上有師傅之舊恩以事體似不
當使之長餓空谷洪是立節卓然者久廢田野其能
厭於公議耶且左右前後所主誠是大義所在然今

日之攻左右者不攻其大義而只攻其餘事不可準以柳碩箪之律矣如何如何今来别紙謹悉鄙性猶簡不慣於相往来相問訊只以情意不替為善行雖有所聞於人者豈有感志耶千萬不然也短毁貴宗未知是何人耶於他處則容或有之而於愚處則斷斷無是也仲初去時有曰人相戒之語心每感之其他則未有聞也此友去後鄭陳不可不旋鄭收叙之意

聖意亦印可之非久似當有特命耳相臣以湾為報恩之説絶未之聞只頃者渠問欲以某人應湾薦而聞為宰時有人言云曾聞否愚答以未聞云如

斯而已隨聞見示如此諸金無所短可知旣無所短則人不敢短之況敢問之耶呵呵

答金遠明

彼此將契忻幸忻幸但洪宇遠之言直陳已見而已何至於荷戈雖有些不好意亦何可以此一事而盡蔽其前日之好處耶且李明之阻愼豈專在於着山而已愚意李明不欲全開其前程姑托於着山而其意則實有在也如何如何且大北子孫云云亦不可執一論也渠輩若率德改行則當用罰不及嗣之典矣只若平平則誰敢齒之於士夫之列乎鄉曲無便

養之示不勝戚然也然雖不免仍坐城裡而斷出入愼言語此二段則不可不堅守也古人有策驥者故敢上贅言也

答金遠明　庚戌三月

玉音自金馬來甚慰甚幸所諭謹悉雅意然何處有至陋至鄙之人借此漢爲重乎如果有之則光耀甚矣遠明何憂焉記昔洪判官有崩岩之疏逌齋笑謂世上知有此李某其爲榮幸大矣今日聊復誦之此中南北涯皆空古人賀怨之外添一箇憂字也

答金遠明　己亥三月

溪亭太凉卒卒辭歸迄有餘情茲患早禠忻慰何極論賞之命實協輿情而間或屑有辭入心真不如我心也以僚位不齊尚未回啓似談也膏悚悚第此事不可以辭而免正猶不可以求而得左右只可靜俟而已若或向人多費語句則恐以辭為求也慎之慎之可賀之示誠然誠然昨遇許寧於籌司又略聞一二矣

答金遠明　辛丑四月十七日

月出山下未見透齋久今見蒙透書請為透語以答透入可乎透齋常言退不言進常言去不言留今承

勿久留三字恍如九泉之作不禁感淚之釀也此兄每言勿與大同然此道則此法甚便故不以為然矣今永弊端如許不待十年而其言驗矣然凶歲作郡不可大烹姑靜以撫循待稍稔變其可變者似宜矣兵水皆長官以誠開陳不聽則亦悠然勿露痕迹似好矣鄙生已默定於心晦前歷哭貴夢裡人於宿草晦日入肅參朔班初四自闕下東出直向所向處盖見鄭守夢東遊錄則閏四月也與今五月所爭恐無多也雖秋或明春難與月岳仙人並驂青鶴則不如早擅勝賞也恵既正於毗盧萬瀑之間開排以作千里

外顔面也但欠吟雲嘯巖之聲則益不堪相思耳聞某爺啓移三水人果與栗翁請放三竄同符耶未知迂兄在則其勸止何居耶

答金遠明 辛亥九月八日

省式前月益有聞病中不覺起坐亟以書復相問慰矣玆者学友袖到前月廿四日書讀未終行不覺淚涔涔也鄙懐已具前書今不復云云矣只是賤疾差劇無常苦苦柰何

答金遠明 乙卯五月十二日

曾諭以狗輩以金帛購得書札始謂何至於此今兩

驗之未知下狀之幾度而落於彼中者有幾耳彼輩
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徐宗恭所傳送者
全沒於中間而終不得鄭纘煇所傳送者鄭知其浮
沉而亟以書追討於受書者之主則數日前其主來
傳其奴之言曰自京受書宿梁門驛時有人追到悉
拆簡封云云其奴始盖牢諱杖足數十然後始乃略
服而終不盡吐其實未知之何云矣其中只有皮封
而空其中者是則李持平秀彥書也貴書則猶在未
知只錄取以去耶凡百有不可知者也貴書乃三月
四日出者也亦有寒心者亦有捧價者宜乎彼之必

欲購之也朱子與人書曰來書有拆動之迹乃知遠
書之不可多談也朱子時亦然則今日又何說雖然
朱子又嘗曰少時見趙忠簡李叅政在海上門人知
舊問訊不絶胡澹菴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
秦檜亦不能盡捕而殺之蓋自有天也由前則可戒
由後則不必因噎而廢食未知日後將何從耶極好
笑

答金遠明别紙　丙辰十月十一日

雎吠云云謂已付之浮雲矣復此諭及豈處謗之道
猶未熟而然耶聞山海之孫之䟽以一隊人物爲赤

眉緑林之徒云以此比彼則何翅秋毫之於泰山耶
然吾儕之散之山谷之人何嘗介意於出言耶且美
女寶玉非六州王之所知而益見散宜之忠愛設使
真有此事何害於義而至若萬隸之塗脣耶且比漢
常自謂孽自己作空污良善實未知何人使我至此
也辱薄云云尤是無理之說也日者沃川儒生祖述
老先生論議而受禍甚重老先生論議即尊尚程夫
子法門也受禍六人皆有老親故有人議其不量輕
重者眽荅其書以為安知六人之老親不如孟博之
母乎其中郭櫓一家之親也得見其母書則以為其

父在時惟善是好吾子今日之禍豈不足以慰九原之心乎尊何以讀書之人反不如一婦人見識耶云云未知渠以為如何也大抵今人論議多如此不獨貴宗而已也至如親疎之云尤不勝捧腹也此漢自謂影外無親既無其親寧有其疎之可言者耶去冬有京裡一後生來言欲長者死者此邊人甚於彼輩蓋欲執此而攻彼之意也愚笑答以為死者須如靜圭然後可執而攻其殺者如我螻蟻何曾有無而可為執言之資耶仍又曰古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斃今彼此俱欲其死而至今不死宜瘴毒之怒而侵攻

也今承親踈之示尚或有一箇半箇親愛之人欲其
生也則其一後生之言可謂太過矣然又有一好語
聞時輩相謂曰靡其則吾輩不得有今日矣當爲某
作生祠矣然則亦不無親愛之者以此而言則来諭
之云亦不至孟浪耶聊陳所聞以博閒中之一粲

荅金遠明

今日是戊午二月三日也始得見丁巳臘月三日書
来諭所謂追如隔世者真無虛語也陂崿臨流眞常
盛山消息極令人馳想也朱書碧山此果有之而病
伏塵窩書不能讀山不能對此二者亦不及於高明

矣然讀書玩意而實得眞腴對山吟詩而不犯時諱則尤有味也齒添而髮不白菜食而飢不消未知有何道而然無乃去時歷入淨安寺得聞未先生蔡西山叅同遺訣於老宿耶如我者朝暮病死不然則虛食之矣雖欲爲劉安之鷄犬得乎去夏吊書尚未之見式例之外或有說話而復入於尹購則不可說也前詩蒙此解示益覺雋永更爲諷詠不覺毋頻生津也鐵篦近得京少書問報以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從此更不提起則善矣

別紙

綠林豪一律吟咏蓋久而未能了得自歎神思之衰
落也今日誰為李陵而誰為綠林耶後便幸詳敎也
其事只有傷歎哀矜之心而已尚何言哉所示別紙
可謂忠告矣然此恐為車薪之杯水也此亦欲待其
頭勢稍低而效嚬然恐無其日也近日所得書札無不
及此事而惟永台絕不及焉竊以為此家得宜也所
諭門下云云何其見稱之太重耶如我豈有所謂門
者旣無其門則焉有所謂下者此間門外有長林怪
鳥異獸日夜唬呼此等若皆鸚鵡猩猩能言外間事
則未可知也且竊有奉告者雌狗之說記得乙卯德

源時竊聽於道說而奉告者耳此不過或人憒彼之納賂而以貴家事證之而已本非爲貴家發也何也貴家雖有此事是敬宜生舊法何害何傷設令有傷害只當云吾無此事只如風聲鳥音之過耳也云何至三年之後而尚不忘於懷抱間以累我靈臺耶韓文公盛山詩序所稱未必學道之人也尚能如此況吾儕所相期者不止於此耶幸望讀書養心勿復以毁譽欣戚置諸心下如何相愛之深不覺傾倒未知不以爲迂濶也耶

答金遠明　庚申九月八日

家有事故昨自山中出来獲承手書慰竭不容言此何足云翰病時吟呻差時𦘕䝮書冊工夫幾至全廢雖使不癈為益亦少況其如此耶容位啓目蓋欲幾行而亦或有時破戒自歎氣質誘輕難於持久也竊聞有職牒之命出於

睿旨不知賤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恩遇愈加皇隕愈深也大抵吾儕今日只合杜門念罪而已此外復有何事竊願吾人亦須懲忿以畢天年養親之顔如何如何

答金遠明

久入山谷爲掃塵之役忽於使中得奉今月一日惠

書甚慰戀思春間承歸後於郎力疾答矣今來示如此極用驚訝也初期之諭悲苦益新渠輩已自冥漠不知人世事而只人世上人自不能忘耳除喪當以三月許之矣已有先儒定論此何疑焉所托自去年大病後血氣耗盡無日不呻吟京外所懇一切倚閣然何忍於來托蹔忘耶仔俟涼生病蘇矣曾以此意倩南宮以達也樞機之慎每蒙深戒銘感何極只今嵩春雲已撥其機則亦不敢袖手傍觀略破明戒愧謝愧謝踈蕭之云令人捧腹然曾記唐子方詩曰聖宋非狂楚請誰異汨羅所恃者此耳然從今雖欲不

學連山將無事在無事前不欲不學而自不得不學耳

答金遠明

經年斷書不被他累亦意夜中如此何乃破戒之遺耶既驚而亦不能不喜是誠何心哉今茲奉使人究然其先型對之不覺睛濕也畢使想與從容可知此間事也第有為吾人憂者張佚之黽倘夢嚇曰甬何使我不能專美古今云甬則將何說以譬耶此則不說與奉使人故略及之耳

書

答朴和叔 世采 辛丑五月十八日

悲苦憂惱以度旅瑣未暇以一書相候昨者蒙賜誨帖感荷良深兒子猥蒙 天恩得有今日父子糜身粉骨何足以報塞萬一哉去留之義非所深論其來也非為進也其去也豈為退也況自古人臣無如此負不道題目而能立於世者也已上請罪之章 聖上寬仁倘垂恕假則便當歸死丘壟此外無餘念也釋起終始留意足見用心不草草也欽仰欽仰趙生

時未見然數日以後則已不得為漢北人此事恐不
淂與聞也切望和叔究極其事俾無遺憾千萬幸甚
已托久之令公淨寫畢後更以奉納經賑耳無緣際
晤暑燠多愛

荅朴和叔　甲辰三月三日

前歲遠拜垂翰並以能多之問俾見謙光之盛三復
以還如見古人於千載之上也只以蹤跡之嫌不敢
登時仰塞因循荏苒以至今日此豈素心之所存哉
下詢別紙遠方士子遠至愛玩詞意以為非今世文
字又意其已經奉荅不問而袖去有同尊攎事矣然

晦翁所失是兆兒之陳迹故請子厚以新筆畫之今則吾和叔而在何至於爲壑舟也敢願更寫一通以投之則敢竭瞽視而襲藏爲珍也答書前不敢而今敢之故略具於養而書我能告知也春氣已舒只祝更加保練

答朴和叔　乙巳七月二十四日

今日憐我念惟和叔而已則此心景慕亦未易言只以罪戾深重不宜輙與人酬酢且恐累人故含言未吐已經歲年前日下詢二紙急於求教卽以瞽見録成一副亦未敢遽循呈納也昨見尹友極子仁者奉

傳雅意旋思此事雖十分胡說不至拈起江海波浪故終於拜稟幸須無意於撫存之私一一批還而其遲緩之罪特垂量恕千萬千萬餘餘暑加重

尊能表何況某人禮雖已前不敢相報大槩濟卿有知尚且遍衆於枯體矣此紙幸投示也

答朴和叔　丙午正月二十七日

曾以轄見猥塵明德方俟揮斥矣今於高友來蒙以死生為問及賜一一反復仍復有詢蕘數款自媿無以獲此而愈見謙德之盛也惟是執辭大巽此不敢安耳時烈何足言哉老而無聞今將死矣第自謂為

此醜劣不足為人記數甫聞時論洶洶欲加以亂宗
統撓人心之罪真所謂老去光華姦黨籍者時以自
詫於谷鳥溪柳耳李尚書不意覩化何遽至此慟怛
慟怛逝者已冥然而幼能違棄之情何堪其羸悴尤
可念也来紙忙遽未及復稟當俟後日耳余容嵗久
駐温泉何不示及耶恨不於中間蕭寺約會十許日
也来者可追今年幸毋踵前至佳曾於養而便拜小
牘今無見領語豈見喬恍耶去冬果入俗離山北兼
有泉石之勝逍遥雪裏每謂使吾和叔坐在川原一
棹誓不中返也吾儕在世幾許而每落落相望徒切

慨然而已家有小孫勝冠者能解人說話欲待稍暖遣詣門下倘賜容接少垂不倦之意否

答朴和叔

戊申十二月三日

依様葫蘆有此江外之行但南北益遠嗣音無階則居然死生之別也以此悵恨於心矣茲者大哥来訪仍致手書望外承拜一倍幸也疑禮十餘条略以瞽見別紙回稟幸乞批示是否如何物格說恐栗翁洞見朱子立言之意也如何如何未涯奉叙歲寒加愛

答朴和叔

庚戌十月十八日

每念興寢之况悲係憂慮日以益勤只以山居深僻

且之僮指未得一番耑候茹恨在心不能自已忽於
天安便中承拜下狀知襄禮還就他未假言而飲食
居處若循方初而未變則其爲慈念之勤朋友之憂
曷有極哉未知葬期卜在何日如在寒甚之前則幸
甚幸甚蒙示疑問誠非盲瞽所敢承而切於回緣受
教略以別紙呈納幸於進便之日回賜批誨如何自
餘只祝節衮順變以副顒望

答朴和叔　壬午三月二十一日

曾於襯中承拜遠札謹審興寢之候感幸之並訖茲
未已卽日春陰爲診啓居復如何尊體素不甚健常

不勝深憂過慮也時烈去秋大病之後凋弊益甚未
有完復之望老人遭此例非佳兆只得靜俟而已二
先生稿久欲奉還而坐無的便因循至此罪訟何極
叙文草定已久神思衰落未能揄揚盛美之萬一幸
加修潤俾免見者之撫掌如何如何其繩削終不堪
受則棄而他求誠是矣幸毋以顏情爲拘則此亦以
誠相與之義也今因京中趙友並原稿納呈耳聞又
舍坡山轉容松京嗣音之路一倍未易悵歎悵歎自
餘千萬自愛以慰朋友斯文之望至祝至祝別紙早
晚垂枇幸甚

別紙　壬子六月九日

紈扇竹林雖非經傳文字亦可以形容其人與地以其下即又以當乎否也起之然後遂以有物有成法爲歸宿終引易韓爲銘當時似費區處矣及承来諭反覆沈思而不能釋然於心故久不相報也大抵此文當初誤認爲表陰故其體然也今者改換以碣體而仍係以前銘矣然亦改表文之可改者並以還納試加財處也

與朴和叔　癸丑正月十七日

曾因京裡便敬修復書仍倩李生徵明納上矣未委

得徹否卽惟佔畢之餘起居珍衛否兩輪之切想益並進而恨不得造門承灸也時烈歸自同春吏所卽發大病半入鬼門者數日今則略似有間而寢食具癈未知畢竟如何耳前書所稟内浦之云或槩於高意否今回具友聞以中原上流爲善云此則尤符鄙意幸須早決如何不勝默禱之至旋復思之此事有無限好消息如我命薄者恐不能參誤也以故還自躝跚只在執事憐而財處之耳斗文碑草所稟如何書院之論今聞具友言蓋有古證如是似善第慮彼中如無士子則終未免榛莽之歸矣如何如何

答朴和叔 癸丑四月廿四日

慕用中忽因尹友得拜今月十二日惠書及諸紙甚荷不鄙只猥托諸事一皆不量而唯諾常有汰哉之惧而並此見奬尤增赧赭也閔氏變禮冊子尚未蒙彼家投示矣蒂方生之說愈往愈新吾輩之力正不能定為公案矣只合卷而藏之以俟他日之具眼者似可矣同春草廬云云恐傳達者未能仔細也同春元不以朱子說為並及於士庶者此則不可更通商量李公則以為朱子說既並言士庶服喪則猶可而題主遞遷則決不可聞者靡然從之故愚以為本自

紛紜之中又横出此一枝閻氏恐益難於斷然行之云爾非以彼言爲是也第聞群議欲俟閻氏喪畢付黄於學宮云愚與高明並將得罪如衛李賀之昌黎矣似不可更出與之相角也如何如何栗谷先生文稿拾遺及年譜補編執事用工可謂勤矣二書皆已寶藏當俟子仁相會而校閱也南冥碑草事在十年前又家失草本今所承拈脉者真如昨夢矣執事所有之本幸望後便拨示而並論其可改處不但此一端而已則昌勝感幸尊叔父家後事如果得之於京裡有識之人則尤爲善美也　　駕前陳乞果似不易

數年前一士夫家惟有姪輩而無女子其奴擊錚依
例受宪而陳情蒙許試問於其家如何其家卽尹吉
甫姑母為朴姓婦者也內浦之計非無故少緩也當
初缺圖者仙源曾孫新宅之在保寧者也兒子欲賣
京宅而買之則價旣不相中又京宅不售故中輟矣
且當初決意西向者蓋聞執事欲南之計也茲承向
東之諭此則愚之本計也曾說與海西伯則海西約
為主人於興原而中間以保寧之議而還旣矣今高
意果決定如此則甚符初計內浦之不諧豈亦有黙
佑者耶今亂看審歸後幸示及如何汾西夫文字及

幼能墓銘幸於後便終教之

復亨書有坡州書院之示而未得詳此實執事責也須善為指導如何諸生於高明之議必不異同也

答朴和叔 癸丑九月十四日

前書謹悉又曰大哥有所商量無異面談也最是搬移之舉甚便賤事何幸如之所諭立後事每承輙惻然屢日也然子仁之必以為必有父毋然後可以為人後者固執滞之言而執事必以答汪尚書書及程公才所為為無父者恐亦未見其必然矣除是曾帛

長興二哀則極欲執事之有成昨見陶山上舍則爲說廣津丈發文以通門中而渠亦自云必欲其成執事之必諧也似已十八九矣此復遣迸境以上自罪之章想執事聞之亦不得黙然而已吾儕正以此時有此紛紛豈是所宜昨見閔台書亦欲上疏自劾而曰恐爲和叔目笑可發一笑也十九納幣時將遣次孫名疇錫者可令面陳凡百矣

與朴和叔 癸丑九月二十五日

今日事真朱夫子所謂老子命薄帶累得他人者此非一夕之故奈何奈何然以夫子所訶只思古人所

遣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者受用於
身則可以得力矣不然則與不學者何異秋曹待命
其議於知事例者否立後事雖非其時而亦不可失
此機會若門長肎之則試爲之如何李大憲之意殊
不可知縱不能助忍沮之耶祇見其太多事矣然自
李憲觀之則亦將以我爲多事矣從今不敢復言耳
且念上言中若舉執事姓名則恐尤害事不舉恐宜
矣未知如何
賤臣雖蒙疏 批而人不敢開口莫敢矯非一款
終於 聖意不能釋然勢將復上文字矣正以此

時有此激惱恐相累加一層然不得不爾耳

與朴和叔　癸丑十月一日

昨日攀躋未盡窮天之慟今又以蹤迹不安溯江徃歸終失一見而歸此恨如何如何今日餘事不須問只上游計終如何執事如無前却則擬於今行亦欲從人商量而歸幸商示之賤孫未敬切望隨事提撕也

與朴和叔　癸丑十一月二十四日

執事在阨鄙行遄歸義欸心歎殊如食物之在喉也未知今已出場而浩然西歸耶　陵幸停止執事情

事又不得伸矣事機變嬗敗症有加則益難爲計甚
爲執事者相念耳賤孫欲令與其兄相守了却若干
書編閒晦臘初擬令趨拜受教而亦未可幾其必成
也餘祝隨遇而安起居增佑

別紙

未也下段承以其何以稱文會則文會與有祀同相
關者然若曰以未也斷送有祀之云則太無源委此
處似當點化矣
文献非可以未遑爲言者語勢似未安其下又以耆
儒爲言則耆儒非文献而何

題之無甚着落改作以 御筆書文會書院四字並
賜云云則似勝
祀邦賢而仍為藏修之地於文治尤有光矣 聖意
何故獨惡彼而喜此也
以其豊歛而未嘗輟似是士子之藩觀德之德改以
光則似有据
聞此之此似有病
今額云者似有古今額之異今額二字改以其筆如
何
傳題云者與春秋本旨不同未知如何空言二字亦

然
公論不着論改以論如何
及見改以見於追著改以著於未知如何
决起三事豈引大學或問語耶所謂文會章甫之不
敢仰顧者何義文義似欠妥安
今日之患所謂患者指何事歟来歴不分明
幸得之幸改以釣字則意差明白
自明亦不襯改以其必終於堙没如何
立教之上須下一其字
未幾改以旣而如何

致意於教者文勢似短
嚴字與上文恐不着

與朴和叔　癸丑十二月二十六日

歲序已窮伏惟盛候增佑秋曹事今已出場耶前日貴使之還有所仰禀矣其已徹聽否其時病劇神錯所言必多謬妄追思甚悚然尚冀其承教耳賤孫使進教席幸乞勿鄙推誠課督如何如何賤疾至今沈綿醫藥罔效如或延至春和則或可回蘇而亦不可期耳

與朴和叔　甲寅三月十四日

長秋之慟尚復何言臣民無祿 [缺] 竊聞天下有事追
念 聖考志事不勝痛泣而已賤孫歸聞有嘗藥之
憂奉慮不已且說面命四事而其適子不爲殤已有
成說云終荷示及何幸何幸此受腋於縣庭即發赴
哭行中路疾作眡歸山居倘於發引時病已則當再
尋前路矣凡百指迷幸甚

答朴和叔 甲寅六月一日

廞御溯流神人慘惔哭迎湖瀨跧伏龍門此時忽拜
垂翰拯慰窮愁也昨於賤孫行奉小札以候渠想口
悉此邊事矣所欲禀者不翅多矣又多宜復者而每

患忙撓未果矣上游之計執事終若不已則此漢亦當視而去就矣因便更示如何

答朴和叔 甲寅七月二十九日

問書深荷今日事竟至於此然亦已晩矣在鄉時傳聞張皇意謂朝夕命下不免忍死此來此盖愚壽藏也靜俟於此一朝命至便死於此而仍埋之事甚便好矣既到之後物論皆以為不可不遂進城外此說不無所見故欲待病差前去或有相見之便否或無乃不便耶席藁私室之論恨不早聞也或謂從頭理會之論朝暮將發云若然則進詣京邑亦如何幸商

量見教也楊州西山有先塋祇伏於此亦當如何凡
百裁示爲望

答朴和叔　甲寅八月三日

復書教意諄悉感荷何極賤疾自數日来頗苦但恃
粥糜進詰城外雖是十分道理姑不敢生意耳又以
爲京裡諸宰旣出遠郊則遠臣之逼近京邑尤似無
說疾病雖愈回欲靜俟於此未知如何元會令公之
意亦如是甫大抵一吉之誠甚可持行初動已爲可
悔不可轉入於悔也浮言之教之諭誠可惶恐以執
事而亦不免此如愚者又何說應接不簡誠如来教

弟念以愚力量何敢拒客而亦未知是道理當然只於酬酢之際無有口過則可庶幾焉而此甚不易是可懼也海外消息一喜一愴也一朵紅雲遙望無路追思 聖考志業不覺血下沾襟也吳檄之獨後誠是莫大之恥然幸至而不能應無寧不至之為愈也言至於此益覺心腸之摧裂也

答朴和叔 甲寅八月十日

再昨韓振威褫到初五日惠書誨諭諄複無異已事實荷愛人之德也愚之始聞近事實傳自嶺外其張皇之語以為朝夕命至自以為遣此之家必碎於要

索無寧自請以竢之為愈故叢至於此而已實不欲徹聰而冀有所處分也見今事端稍異於始聞則於悔其輕動而然亦不可無端退去故姑遲留於此以待事之結局而已今者諸賢之指導者言人人殊莫適所從只數三名公以愚所處為不非故終欲奉以周旋矣如執事所教非不欲尊奉而又以為近折與江外所爭無多而一入宸廷勢成羝藩亦慮城市膠擾之中經年閱時殆非老拙所堪以此終不免次且而且念一吉之誠試之旨驗初既可悔則其可再乎此又所以首鼠前却者也賤疾略有藥效而阻食依

前常以自危耳

答朴和叔　甲寅九月二十一日

昨者蒙賜手帖連紙累牘勤懇深切此非但愛人救世之盛心足以見學問道術之正脉竊不勝欽歎也第所諭夏卿之言竊意夏卿傳說鄙意之不詳也當時與夏卿問答也愚謂夏卿曰今日第一事當以明大義爲主然君臣上下必以國亡身死爲心然後此事可辦如有不亡不死之心則爲此說者徒負亡國之責於僥倖求全之徒云爾然此非愚之擔着於己而言之不過泛論其理如此而已而今執事所諭則

正所謂強僬僥以千匀之重而不憂其傾跌覆敗者也今日 嗣聖以賊臣為稍有文墨之末技欲任以摸天晝日之事姑赦流竄之罪而勤有招徠之命賊臣揆之以往役之義不至甚悖而於昔賢西監之義亦可以曰此效嚬故忍死而祗赴矣始謂公除親政之後則其於在囚諸公卿當有所處分而因此處分亦可以知 聖意之萬一矣至今三四日而未有間焉則賊臣之趑趄踧懼猶夫前日而賊疾又從而為祟故不免低徊江磧更為前却也且竊自惟念賦性狷滯兼以念厲身影之外舉世無助以近事言之則

去秋祗役之畢卽出郊外以待　大葬之訖而歸矣
國舅慮其因循或留悍然排闥而入斥之以人莫敢
矯其非去年猶且如此今其勢位又當如何且黑水
盤據京輦其徒寔繁陰圖顚斥一瞬目而震擊中外
曩日之事可畏如是而又以尹狀之故中外洶洶詆
訶之說上及師門一身之孤危如此其甚而執事之
責以世道之重者不亦左乎且今月旬間金進士榦
栽二人來說黑水曾往元會令公處力詆朱子而仍
曰吾之功不在禹下且以朱子與孔孟爲岐而二之
又以爲姑置朱子而只論義理又謂朱子復起則渠

之說屈必須孔孟復起然後渠之說乃勝噫嘻甚矣其悖戾也此實罵文詈祖之一惡口固當置之而惟是舉世風靡爭相歸王今日之禍慘於裔戎之亂華猛獸之逼人矣邪說誣人仁義充塞不先有以闢之則雖有兼人之勇出類之智其於天下之事亦且無如之何矣執事不憂邦內謟天之勢而乃先以天下事為言竊恐失先後輕重之序也且觀執事所論則以為今日事甚易而無難愚則以為甚於滕薛之拒齊楚梁益之敵吳魏也況今忘薪膽之義而懷宴安之毒者幾年乎子母相樂不知竈突之炎上者謟謟

也豈肯一朝聽此一夫之說而能辨其熊魚之取舍哉雖以執事之人地當之竊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如我心而只終於狼狽之歸矣今日事惟王蠋之義最可持循故欲抱負朱子大全語類等書深入林中上不負付畀之性下不負父師之教耳惟是 聖上英明中外顒望切欲以朱子垂拱之說一陳於前而義不可進則亦蘊結于中而已第聞 聖上不忌祖述而惟務憲章雖或一陳而恐或歸於 聖語之不聞矣執事幸須深思而更教之如何然切勿以示人恐有焚坑之禍也

答朴和叔 丙辰十二月二十八日

日者屢蒙誨諭擬於迷孫早晚之進詳細請教矣茲者銅峴便傳到初五日惠書恭審執御西行歸逄病滯深以為慮伏想已復常候還寓燕中也銅峴文字盖嘗因賤孫得承明教矣賤迹托名高門金石榮幸自多何敢辭謝然不敢即如来教者畧有義意而亦不敢以書札煩浼萬一事機稍緩數月不死則謹當勉竭其駑啓稟於几案之前也銅便久留不便故姑使還歸矣前来數幅還以呈稟伏乞終教之也歲序將新緬祝益加保重以慰士林之望

與朴和叔 丁巳正月十五日

銅便回所呈書已蒙閱聽否三陽回泰伏惟道體亨泰日有新切區區攢賀蓋不自勝年逾七十熟檢已與他人學不為己終不得力汩沒身心徒為笑囮此大可憂者不知執事何以見教俾收桑楡之萬一也賤疾一向彌留近死之狀只可憐爾今日世道之責誠不在他伏望已用力處益用力爲以慰士林之望前稟義村文字切冀訂回只恐便信未易程先生云老而好學尤可愛季周書切切以讀書養心爲說豈但可愛而已真可敬服

與朴和叔 丁巳二月七日

佳婦書謂執御出往想已歸税啓居超勝前書曰道村書知未徹聽令戒已達否此間只如前書更不足煩說見者何書吾儕名為讀書而全不著己一向空踈可謂侮聖言矣幸和叔因書戒之使之自反如何季周每書有愧悔語此雖頻復之象然其能如此者可見其存意不忌如張子說可敬可敬

與朴和叔 丁巳四月十三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老婦奄忽棄背遠地聞訃不自堪忍胖合之義竟至此極而前頭變禮又有難處者敢

此仰稟伏乞指迷也今茲葬地定以水原而無他議
旣葬之後返魂於此情禮俱安而苐以如是則児子
以下来會者猥多轉輸調度誠有極難者不然而返
在懐鄉則於大小祥甚有妨礙如欲兩便則初返於
懐只令児子執其饋奠至於練時移就於此而行事
耶或以為練祥亦行於懐無不可者然鄙意則以為
禮旣不然而情亦有所欿然此則終不可為矣幸乞
執事商量見教如何時烈自去冬疾勢傾進長委枕
席今月初二日忽然氣塞良久乃甦觀此氣勢似無
支延之理也孫児才下難可鉗鏈然亦非全然不可

教之資伏望執事推誠誘掖俾不為門戶之畨如何執事見肴何書想有日新之功不得面承旨訣臨風悵望而已天時向熱伏乞為道自愛以幸斯文

與朴和叔

曾於道村便付上一書兼有冊子之稟矣未知得免浮沉否卽日歊赩盛候珍衛日有玩理新功區區慕用不勝馳謁此實非虛語也三室塋事已於近地筍且了當蓋緣時議之急而然也人情到此倍切傷歎其冊子已蒙財訂否此事若或不密則必招喙距添一大何此身已不足言恐累高明之純德也其奉還

之便未思其的如何則得保萬全也竊聞時議一二不死則渡海矣將不嗣德言只祝益以世道自任壁立萬仞以光斯文如何

答朴和叔　丁巳六月二十四日

死生在前萬事悠悠只有一念長在尊邊以爲倘得一進几下得所未有猶是朝聞而無憾也忽此意外遠承崗翰橫說竪說無非敎也雖與面命有間而亦不可謂不獲所願矣仍審盛旆起居清裕爲斯文甚慶也銅丈文字曾已粗圓孫兒早晚當面禀矣賤疾每於伏暑發動今夏則特甚而時論又如此未知闊

羅老子與呂浦高人孰爲疾足者耳所欲言者病倩不能一一只祝益懋博約之功以壽斯道之傳

府尹南彥經字時甫號東岡與其弟別坐彥紀張甫俱以學行名世與退溪德溪一齋諸先儒爲師友云而其言行之詳無所徵信曾聞執事爲東儒師友錄頗該云未知此二公亦收入於其中而其事行亦有所載者否願知之

與朴和叔　丁巳八月二日

日者貴伻之還略修謝荅矣獲蒙登照否卽日秋序向深伏惟體候增勝日有新功向風馳情未嘗不勤

也銅丈文字援以時議何敢生意惟是朱先生於僞
黨時力謝諸家所請而考陳處士壙誌年月則在慶
元四年是余嚞乞斬後二年事也據此則或有可議
者又執事之意甚勤而不倦之受知也自謂不後於
人故敢此草呈朱先生所憲遍於三族歷過都下則
伏想執事有以財量也鐵筆昨得書甚有愧悔知舊
之幸此則幾乎收殺而某處紛紜方生而未已莫可
誰何此皆執事所嘗諭及者故漫布之尹之近事聞
益日甚此漢死後不知渠將如何消日也

答朴和叔　丁巳九月八日

前日所賜書并所稟小册子至自懐鄉慰荷不可言
小册之稟誠有摘摭前賢之嫌謂被可斥乃蒙詳賜
商訂示諭諄複非惟得解所疑之為幸而亦如此事
不至於大不韙矣繼此以往當一一録呈以德財教
也如是往復亦可以解疑下感庶有頻歩之進而只
時論益急賤命之滅只轉頭間事只終於無聞而已
孫兒想自水原轉至床下倘垂鉗鍵俾免墻面則舉
家感德當如何也李君季祥千里見訪其義可尚謂
當歸日拜省故略略拜謝韵語諷詠屡回如奉珪璋
率爾和送幸勿以示人也

答朴和叔　丁巳十一月十八日

慕用如渴拜此下狀欣荷之至不容名喻十月以來添以痔漏新疾痛楚煩悶極不可堪而只聞絶島之議將發若是眈羅則此生不可復承德音此可嗟恨彼於富李申深有所悟既已攘臂再入署戮之禍止於此漢則幸矣孫兒猥蒙奬許喜幸深矣第來此日多烏頭久去若更蒙不屑之誨終不至於暴棄則渾家感德何可勝言千萬至祝

答朴和叔　戊午七月九日

六月九日書承拜於其廿一日默討道理則可謂疾

如鬼傅矣仍審燕申整暇閣中均慶慰喜不可言賊疾雖試藥物亦未奏效老境治疾有同梯天達者觀之只可一笑而已賊孫久托門墻日親德學非獨在渠為幸渾家之受賜實不淺矣惟是賊疾日惡離思甚苦擬於纊訖之前並其妻兒而相守於此與同飢渴此計已牢定矣欲於初冬略以人馬助其行幸望俯副至懇如何其祖瞑目之後則渠當復依丈席以卒其業其期當不遠更乞勿靳如何如何別紙之教承領極幸尚有一二未契者更以小紙具稟回便牖迷千萬之望所諭時議必變此不得聞越海之議聞

榷相甚峻安保其終免允百任之而已

與朴和叔　戊午八月十一日

得孫兒書槩審起居冲裕慰頌無已曾有書仰稟孫兒去就尚未登照可訝自渠喪其母以來相與爲命未嘗遠遠久别如今日之甚者也老舐之懷日有惡爲故切欲令搬聚於此相守以生及其妝吾骨以歸之後更就門墻得以卒業是鄙心所在也幸財教之子仁已得相聚否可想講論之樂也

答朴和叔　庚申十二月七日

比來疾病危苦且有公事無暇於書札久闕候問區

匾戀德日以益深前日下詢起禮亦不得以時仰報尤切悚尺來諭考據精博議論明白迷惑之胸賴以𥦗斑何感何幸只是鄙見時有所凹凸者其病實有所在非下誨未或詳悉而然也此間所事幸無了當數日來當省歸路切擬路由東郊討一静處奉承顔範得聞至論而去則實不虚為此行比來商量專在於此又未知獲蒙神佑能成此志否耶

與朴和叔　庚申十二月二十六日

始出西郊蓋欲省墓後因踰氷嶺而進奉晤數日而退矣忽有事在所志不遂數日前又遭非常事蒼皇

入城而不堪紛囂来寓東小門内澗谷中静寂如僧舍粗愜麋鹿之性矣所欲稟證者不翅山積欲於中半僻村期會而要不出歲前只不知某村為穩幸望量示如何晦翁與東莱約會處正欲避人多也直詣門下亦無難而闔門下亦苦人多故敢如此奉稟非敢憚遠而然也幸恕諒也

荅朴和叔　辛酉二月九日

辱書深荷此漢喪戚以後一味病劇初五之夜幾不能起自知其勢難支所欲奉稟者甚多亦不欲以時事相累曽因孫児屢致鄙意亦蒙俯許而終不能成

是則窮命終不得牖迷之致也玆因四哥聞執事亦以此慨然欲尋前路極令人歡喜也執御者若臨青郊則此漢之趍赴奚翅易易也蓋不難於入都況以出城爲難耶白川事如三賢則國家久已褒報何容更議其外數賢欲令孤陋者取捨則何敢何敢坡翁於石潭享議尚且逡巡而不敢當況此此耿然後生耶執事於此從前商量已熟何不與彼中章甫相議耶

答朴和叔　辛酉六月二十日

前書正坐地僻無便訖稽報謝常用歉恨今又於同甫[禠]承初四日恵牘教示縷縷尤愧不敏也第審體

中夂適此等末疾不足以摘動天和想已快復燕中
之節矣賤恙非有指摘作苦者只胃不受食惟喫青
粱少許以故元氣日耗長委枕席若或凉生而不蘓
則不甦矣望八之年豈復有蘄生之念耶冶川先生
文字謹依来教修潤還納玄谷墓文亦至垂畢而其
草本留在華陽歸後即當承教矣華陽亦無食可居
而只幸其一步稍通於高芋可以頻數承誨耳此罣
闇之心肖耳四書㲀義正以東生尊信無異洛閩而
其間極有可㲀者故誠心稟訂實非偶然煩冒之比
如蒙卒賜批豁則何幸何幸恐不獨拙者之受賜也

答朴和叔　壬戌十月九日

曾於鄉里，只聞無拱故事，復見於今，為世道慶喜。久而不能籞也。續拜惠書，縷縷教諭，不翅丁寧，深感不遺。繼以慰訴也。大抵所欲商量者，非書可盡，顧安得面承餘誨？忽承廣律之示，甚符鄙懷，只才到萬義宿患頓增，方此擁衾調治，日不可預卜，當看病勢如何。更專一力以報也。且有一事，朱呂約會必於靜僻之地，而又不喜人多，以致說話不得，此今日之最不可不知。而同甫亦不可不知也。然期會先騰，則免此誠難，幸使祖能諸人默會如何。

答朴和叔　壬戌十月十一日

再昨書想已登徹矣即到龍仁前村逢祖能因拜手札略不無憮然之意然高意亦不欲終無一會故明日定欲冒進廣津從者如以爲遠則又討稍近穩便處似好矣再昨書稟以靜僻二字矣来書又以一屛字見教豈公瑾偶符於襄陽之掌耶極好笑

與朴和叔　壬戌冬至前日

入室薰德旋即辭退私心悵望不能自已也數日来動止增佑此莖得安穉而承宣傳命相守不去皇縮不敢安耳来此避鄉即問書冊則無有有處索莫甚

矣貴架所揷有意見勅則當津送僕馬幸須時示早

聞江濟陽之風必無損汚之弊也

答朴和叔　癸亥正月十三日

伏惟新元益膺泰亨晳頌區區日者承旨相守不去

貽害飢民不背不得已以進詣城外更竭誠懇爲辭

而遣之其後再有恩旨如此𣛮柾將無已時故冒寒

跋涉昨到開元寺將稍進東郊久未得請則爲留疏

東去計其間可無一會手歸時則欲復由此路恐不

得如前歲之歷拜承誨也曽以退溪集問目及栗谷

語録數條入褫呈納矣若蒙回教則幸矣

與朴和叔 癸亥二月二日

玉候始憂止可恨者以今日停講之故遲執事一日之入耳賤疾午後甚苦然明有開筵之教則當爲執事力疾進詣矣第望今夕承命入處也似順且便矣

餘臥草不成字

答朴和叔 癸亥二月十日

承慰無已所示尤幸今日得拜領台相與商量而亦未得十分穩當道理未知未終何如蓋領左皆是當初與知之人尤難於下語云矣此後事惟在執事從長處之而已

答朴和叔　癸亥二月十七日

餘懷積中無許進稟徒有悶鬱承此下書稍豁此心

足山知非立談可致者久矣物外清標自有好田地

其肎以與人同憂之事嬰其懷耶苐非閉門踰垣則

更無脫免從容之路是可慮也叔函即見領台欲於

對時為陳勸出之道云矣家舍方與人畫之而時未

入手矣

答朴和叔　癸亥二月二十日

示諭謹悉然以我為猶能力疾強對者然疾病易知

而猶尚如此況望其餘耶好笑絶粒已屡日元氣日

耗只俟瞑目之日

答朴和叔 癸亥二月二十七日

昨暮領台札臨略聞筵中說話矣玆奉垂帖仍審體中欠安仰慮實深賤疾痛勢雖歇而憊劣益甚幾何其不摧殘也欲及未死之前脫此官職冒陳哀懇而兼陳委任賢德勿為浮言所間之意蓋今日此弊為害甚大故不敢不言而刪削未盡略俟封進呈納副本耳

答朴和叔 癸亥三月初九日

令胤袖中文字昨夕草草鐵稾終宵惶悚承此早帖

慰感無已賤疾危症多端後可知也所諭大閑緊者未知何事而只在範圍中矣醜拙願為鄒國公之畢戰耳

答朴和叔　癸亥三月二十六日

下狀謹悉此漢以致事未得了當添一病也若過數日則筋力益難自力故昨早忍死趍謝仍奉教文而歸從此永作閑身矣夫雖任職居官如非無狀小人則不可與執事異其去就況此閑身何所係縛而甘為蹲鳳耶然賤身之去非是遠去只是江上而已執事還朝之日卽賤身入城之時少無相礙之事矣諸

臺事百甬思之未有善策如我拙謀又不能相信固當任之而已爭欲一畨光鮮以至於此無所歸咎然在老輩之道則只當扶護而已寧有他哉惟在執事入来收殺也

答朴和叔 癸亥三月

病思昏昏半入鬼門惟此憂時一念耿耿不泯亟欲露通承誨數日内為討移寓可合處費盡心力而終不得小事尚不能如意況其大者乎可笑来意謹悉仕止貌樣自古亦不必同況此醜差元来鹵莽許話而高明每以提起有若取舍者然極用皇愧于仁世

間萬事不足以嬰其懷欽仰高風令人愧汗副本當
示感感薄暮眼眩當俟明早還奉也

答朴和叔

示諭謹悉始詠恩許之時果若披雲覩日疾勢仍以
退却矣其勢甚力豈一時喜心之所能除也方此昏
昏眞成半尸以告於執事者過也貴疏措語未知如
何若請反汗則豈有是理匹夫猶不可食言也若是
使之淹留京邸以奉朝請而仍佐下風則固是素願
何至於疏請也孤危之諭有不敢知耳

答朴和叔

癸亥十一月二日

國家積否之餘有此大慶乘除之理固宜不爽而亦豈非 祖宗積德天心克享之致耶誠不勝抃喜之至昨於進中承拜下書復有四哥致語之勤銘佩在心不容名喻伏在闕下逐逐承候則一刻勝似一刻計於數日後快抵常節在野之臣不當久淹兼且賤疾深痼歸思日急勢當不時渡漢此後未卜承誨窮擬歷拜寓下第慮執御東歸永失幸會也今日下狀承慰尤切

與朴和叔 癸亥十一月五日

寓中體候如何戀傃不已 聖候一向安寧喜抃何

極惟是賤疾彌留實有慮死之心兼且麋鹿之性不安城市將向樂庵近處一步差遠承誨恐未易也佇候侍藥之暇即尋歸路歸時必欲於麻田江上相約拜别幸示東歸遲速如何

答朴和叔　甲子至月二十三日

非意李伯祥來尋舊隱歷傳手札欣慰之私不容名喻此始聞兒疾萬無一幸驚遑此來固知有大病而亦不料如此之甚也反為兒病所憂相視愍然小不忍亂大謀聖人豈欺我哉日月逾邁　聖母初朞忽過普深悲慕爾時病若少愈義當趍班小伸臣子之

情而見此委頓兒病尚在危境意思姑未暇他及萬一幸會得遂情願班荊小話誠所企望而第恐復如香洞之紛紜以致無事中生事也言之至此不勝捧腹迯聞孫婦解娩而所得非所望是則平生無利市者相通之致也惟幸其無災耳

時事至此未知尊兄無閑歎意否尊若出手着過則庶救得一半矣絶口不言此事久矣今須妄發幸乞衰其愚而諒其誠如何

與朴和叔　乙丑十月十七日

前日荅書未知幾日登徹耶汾西丈文字中諱字下

更加删節之意曾已奉承而此文字疇孫藏置故不知所在幸更錄示如何栗谷別集先師語錄下添足入梓深幸深幸此公天下事何有彼此之閒哉此亦足見相信之深感幸何極此後隨得而不可遺者幸蒙垂示則或可貢其愚矣然賤疾已如此奈何與今世長辭今已晚矣而只以終無所聞自悼耳

與朴和叔 丙寅四月八日

春夏禠亭緬惟玆辰起居超勝區區慕用靡日不勤第念近郊酬酢或妨静便之功未知目今所看何書兩地冪越無路承誨徒有咄歎而已日者書中略有

所稟矣未知登覽否龜山涑水兩集曾被督還之教而俱欲謄取故方付寫手而龜山四冊先為卒業者故今茲封納考頒如何此後當隨寫隨上矣栗谷集拾遺聞已入梓於海西而未見印本其所取舍想必精當而亦不無議之者人各有所見則免此誠難矣貴案所留若蒙暫借則閱後當即還矣

與朴和叔　丙寅閏四月二十日

比來書帷駐在何地勞煩之中想妨着書之功矣奉念殊不淺也此身病旣痼又以孫兒之疾煬煎度日餘日無多而荒廢佔畢只得無聞而死矣自悼而已

龜山集隨鴈還納曾以四冊入褫今又以四冊回同
甫付呈所餘者又四冊矣洙水當初慮事不審遲滞
此久可恨
欲知比日所看書曰便示及也此曰大全劄疑忽
被物議將不免上章待罪豈所謂隨所在而所好
者亦成病耶可一笑也

與朴和叔 丙寅五月二日

惟玆旱炎起居崇福伏想閑居味道日有久大之德
業恨不得相觀於後塵也此日就昏眛將不卞晨夕
自憐奈何龜山集初送四冊再巡亦然各有書信而

一未承報未知得免浮沉否今又送四冊其數止此大抵隨寫隨送故如是煩猥本主無乃遲之耶涑水亦將如是若主家之意不能然可則將一並還納幸望示及也雖有書冊却無精力可以翻閱徒爾勞擾儘可笑也

答朴和叔　丙寅六月二十二日

慕用之私誠不勝其屬連即於禮中承拜本月八日書備悉多少示諭仍受栗翁別集洎一二別幅極用慰瀉不翅如排寒門也朱子書拾遺始以為夫子之片言隻字不可使隱沒俾後學有所不知也此不過

刻畫數三板字而已事甚鮮微也伏見進奏疏本則
辭說甚多亦有所未曉處嘗托同甫有所稟質矣許
未及登徹矣日者自　上委遣史官取索大全劄疑
此書見在權致道所故從實書啓而指送史官矣此
事大得罪於時議至於　上章請罪然後僅得無事而
鄉里餘論至今未已今永冒雨驅馳還家進　上之諭
老物不知出此以獲大戾有智無智識不知三十里
之較也曰嘗窃笑以為朱先生嘗曰老子命薄帶累
得多人今事雖是自取亦豈當時餘累耶黑水不死
則想必以截頭穴胸加之不但已也亦可發一大笑

也別集旣爲完書斯文之幸刊而藏之者曾有朱子之訓以是指敎甚善甚善第末端許某兩條宜在刪去之例何以浼此好文字乎賤疾少間則更加商訂以稟也高明於此眞所以報罔極之恩也龜山集獲免浮沉幸甚涑水亦當於傳錄後奉還也

與朴和叔別紙　丙寅八月二十五日

桃符詩所謂道遠前聖統明誤遠方來者正所以反其前詩所謂道存前聖統朋自遠方來之意也今不載前詩則無以知其來歷矣高明之去一存一者無乃有意思乎明敎幸甚如此等處甚多悤卒不能歷

擧以禀可歎

與朴和叔　丙寅九月二日

時氣向寒伏惟閑居味道體履康勝瞻仰之誠不能食息弛也所示栗谷別集病裡得以閑看其裒粹收拾之功可謂盛矣豈所謂後世之子雲者耶第其中不能無更加商量者各於行外猥加籤禀幸一一證訂還以見教不勝幸甚曾蒙以入山時一欵曰李同甫下詢旋曰同甫有所仰質矣未知於高明之意如何並望回示也此裏病日侵餘日無多竊懼終於無聞而死以孤師友期望之萬一也未知執事見讀何

書作何工夫甚根相去之遠不能就正其所疑也餘祝倍加保重以慰遠誠

與李養而之漉　甲寅十月十九日

青門哀隕之中猥蒙歷臨顧不能說話其後江皐日雖獲俯教之勤而亦苦冗不得相報一二而只俟日後倘有面罄之時也不意被逐之邊蒼黃退遁祗伏深山以跧嚴譴之至自此高居逈隔未有間問之便每想德儀不勝蘊結之私也即日天氣乍寒伏惟閑居味道日有存省之功矣恨不得承叩於几下也沈氏狀其時即加籤訂以聽財處矣歸時詒任之邊

僬者混取東下以後地僻使阻今始入禊奉還殊用
歎恨前日蒙示所與和叔書切中今日學者之病矣
此病其久入膏肓不得醫治今則特以喪病無此氣
力意思而然亦往來於心不捨也乃知熟處難忘也
如是矣從此痛加防禁而一意於義理之書則庶窺
暮年之一斑矣執事之賜爲不細耳政遠以時自愛
以慰卑誠

答李養而　庚申六月十三日

渡海重還漸與人事相接伏奉初三日惠書不但存
問死生其所以誨諭者反覆丁寧不啻耳提而面命

顧此罪戾餘生無以得此而又無承受鉗鎚之資旣深感莊又切皇愧也所患難而有所增益者非劉元城以上人不能與焉而至於龍門之隨時考停之壁立無論其所處同異亦豈愚昧小子所可窺測其萬一哉古之聖賢誨人以所可及而不經施向上高明之術使人惶惑愕眙東撞西撞竊恐高明於此未免乎失言也倘得一進几席面承餘誨庶幾開此迷惑以收桑榆之功而精神筋力非復聚糧談遠之時瞻望高標但有懸情

答李養而　庚申十月六日

恭承下書且蒙大哥見訪謹審起處諸況之適慰
且感無以盡喩某跧伏窮山幾至半歲而疾病衰感
交来無間全放𣃁子工夫𣃁子工夫本自零碎難可
湊合而今乃并此閑閣都成脫空無有所靠回首茫
然甚負天賦稟則奈何奈何以此凜然切欲親近請
誨冀窺一斑於未死之前而萬死餘生無計拔出抱
此耿耿徒切慨歎

答李養而　庚申十月十二日

大哥見訪仍拜惠書感佩不可言但不無不相契者
所謂謙抑有高厚之實而遜退之謂也若此漢者本

自卑下則自處以卑下者自是義理之當然何執事之被虎皮於羊質耶區區此來本為一謝大恩兼請餘罪遽嬰隆眷數日遲留之際內間忽有深憂上下遑遑不敢更請例由如聞瘧候順吉卽當南歸矣所諭縷縷皆非醜物所宜聞如有一毫補益之具何故必欲孤負明時耶

答李養而　庚申十二月二十四日

承拜下書仍奉賢胤細詢近履第聞失適頗久仰慮無已某冬初承命蹤迹十分危惕人謂信翁西監是乃餘矩信而出脚仍遣　國哀留滯至今悶不知所

出耳中間逆伏郊外以俟　回山之畢矣忽有不敢
名言之事不免還入城闉前頭狼狽不翅覩火燕且
疾病交難免期不遠一朝奄忽於此則永貽千古之
笑身名不足惜而恐爲朋友之羞也不知吾友何以
敎之謹控手以俟之矣

答李養而　辛酉正月十二日

令胤袖傳惠書此是新年第一喜事自冬至今猥入
多少文字無非病字歸字而至今留滯前書所懇只
欲聞脩墻之策今乃以蚊虻負山見敎雖郢書燕說
亦不至如是之相左矣今來東郭山間栖息已數日

矣松石澗谷略似舊居只時有長者車轍古詩所謂驚猜者真不我欺也廝宿患彌留未知何故如此清心寡欲猶不得力則彼責効於陳根腐葉者真可笑耳未涯奉際只祝對時加重

答李養而　辛酉二月八日

即承惠札慰荷無已此累見殤慘又遭長孫婦喪此是委以家事者所關旣不輕而又其幼稚滿室尤不勝愍悼之私和叔所遺實是同一運氣良可痛歎耳今日國事之論誠是至論收賢才聚朝廷眞是急務朱夫子丹田氣海之說何可一日緩也如養而與和

叔諸人拔茅彙征則殆庶幾矣何處更有盧華俞鵬
滌胃也

答李養而　壬戌五月二十日

歸托松楸與死為隣忽於此際承拜惠札謹審庚止
溫泉澡濯潔淨日有湯盤之功浴沂之樂恨不得往
叩興趣也國勢阽危　聖上憂勞如我老醜愚騃只
有咄嗟而已日者逖聞賓封進言盡其忠款有以見
仁人之不能忘世也如此此然未見副本不知所言之
如何則殊用悶鬱此漢自知病不可為去春西歸鄉
土瞻懷丘墓感結霜露不知餘日復幾何也令胤所

托久未相副尋常訟恨矣今見專使以申深醜不敢
無以自解也今茲力疾草去不足以示人矣其可添
改處回便指示幸甚所欲禀者甚多一病方苦倩草
不能甚以為恨統希旅中起居增佑

答李養而　壬戌十一月十一日

前後兩度書一並承拜窮村旅愁頓覺消除何感何
幸日者泊舟廣津即問清寓近遠則村人以為頗遙
翌日関雨而又承肯來宣嚴旨必欲與之偕入與之
厮捱忽值遽尔日暮又翌早領發赴闕終失奉邀迎
拜之計茹恨之意迨今未已今茲書意鄭重益以不

敏自訟也　聖上憂念民生寄以一方之命明道先生所謂於人必有所濟者今可驗矣為其人不勝攢賀也此自秋徂冬連被召命長在憂遑震灼之中不得已上来擬呈癃疾之身冀　上哀怜而許退則與世長辞無復勞攘矣初對之日迫於疾作未罄所懐而翌日遽被人言蒼皇出来席藁俟命而承旨史官絡繹来去以故不敢決至今留滞此間情懐何可盡言前頭去留欲稟於高明及和叔而俱未暇焉不知將何以見教青州從事荷意深矣真所謂青山酒一樽者好笑

答李養而 壬戌十二月九日

病臥江濱意思牢落忽拜崇翰何慰如之日者徑由東郊欲奉清誨先使孫兒進往以謀挺荊兼話仍以叙別矣及到仁里聞從者入城竟失所圖悵然而歸知一番佳會亦有數也和叔爲說從者去就尚在前却聞茲承就道已有日甚爲青民賀而又喜 聖上至仁之心得施於一方也第本縣自秋初已成空官凡百必多鹵莽嗚嚅之政想倍費力以是爲慮耳所諭栗谷先生說惟退溪可以聞此執事移之於不當移之地則竊恐忠於智者不如是也不肖無狀兼以

老昏只合堅守林廬以送殘年日者之來只欲呈此
鼠瘡幸　聖上之哀怜永許退藏矣不幸而事乃大
謬蹭蹬顚沛至今淹滯非不知遂歸故山而時事至
此不忍遠離京邑姑待後日耳如和叔當有其具而
不肯出脚憂世道者曷任其慨然

答李養而　癸亥二月九日

承以緬禮上來玆事體大爲之奉慮無已伏想思慮
深長必至於勿之有悔矣此始欲冒進面請休致而
歸則庶免長在召命中皇恐度日之爲矣屢請不已
則　聖上亦有允許意矣忽被大臣三司齊聲揶揄

訖未出場今則疾病深痼凜然有溘然之慮奈何今日虹變慘不忍見中心憂隕罔知攸屆也和叔在朝得與群英經理諸務或得以扶持一半是用慰釋

答李養而　癸亥七月十二日

瞻溯之誠病裡尤切卽奉令胤仍拜垂札慰荷之私不容盡喻居官不樂自古而然宜執事之浩然有歸志也第聞昔賢有言去就不可使猛而有迹伏想執事於此稍留意焉甬先表問諸孫兒則謂莊在華陽而餘炎尚酷未卽躬往檢出來月間當副勤敎耳此漢陸伏桑鄉宜有閒適之趣而只聞姓名頗入　聖

朝邸狀中云日夕皇恐直欲入山尤深而不可得也奈何奈何

答李養而 癸亥七月二十八日

日者枉書後卽擬伻書以候動止而私家之人且回疾病叢故未果如意然每想德義未嘗一日忘也忽拜耑書備悉示諭無任傾慰之至第審以山水之遊回有所苦嘗記晦翁先生有獨酒三盃豪氣發 朗吟飛下祝融峯之句觀其氣像十年沉痾可以快去矣今何不適之如是耶詠有解紛之計可謂快適矣第此裏病垂死者更無相見之期不勝愴恨也惟冀

閑居諧玩以副士友之望此宿疾沉綿新有氣瘧臂疔之疕逐日痛楚幾何其不摧殘以死也

與李養而　癸亥十二月二十八日

與坐者錯誤使高明郢書燕說世間事真無所不有也然郢相有舉賢之益而貴使有跋来之勞此則又令人愧悚也惟再承謄適之矣此則不爲無幸也此跧伏西山病情日悪悶不知所出誌文之命終不得辭則勢須稍留於此而臘月三十日已迫未知閻羅老子意竟如何耳近看何書作何工夫根不得進承淸誨也

答李養而　乙丑七月十六日

聞問之阻未有甚於此時卽拜賢姪且拜垂書忻慰之私不可名言此元非久視者比添暑病朝夕待盡可謂虛過一生傷歎奈何栗谷先生致意至此彼爲紛紜於先生者能無泚顙乎已作巡相及持台書今又托之於百宗令公伏想從長善處矣

答李養而

玆因校洞便獲拜二月二十六日惠書矜慰老舐之悲旣感且愴無以爲懷此衰威之餘心神都脫朝不能謀夕其將止於是而已孤負旻天付畀之重雖則

罷悔將何及也叢石之勝 有聞不見昔者東遊之日有所嫌碍指點憂過矣今承諭及益令人引領也然時事至此昔人所謂也沒意思者似為今日準備也知尚阻楓岳之遊可謂過洙泗不見大聖人也好笑

答宋道源 奎濂 戊戌九月二十二日

門運不幸尊祖妣尊臨一族大小庇仰今忽捐閤雖享大耋之年其在宗黨之私則誠不勝摧悼也緬惟孝心純至哀痛何堪久欲奉書以慰而遠未進使尚未果也今茲書至備悉縷縷之意稍慰戀思 上候已至復常今日 命罷問安誠不勝欣忭此來後三

獲進對所言時蒙採納而或以妄言致相臣不安故曾已引咎乞歸矣忽蒙誤恩有此冥升冢宰之任豈此陋劣所可堪者已再乞未允當以力請必得爲期耳挽幅當依示

答宋道源　癸卯八月十五日

頃在俗離時湖寓守者稀到來書慰荷無已即到橋瑩又此誨奉尤知鄭重之意伯氏每甚相念有書不見答蓋知其所患之不輕也今聞其欲歸又聞有色憂災厄之薦一至此哉此自喪禍以來益無人世念意謂世人亦於我如是而已不料陰詆顯斥之言相

繼而作成一鬧端每聞之不覺駭汗盈顛未知何時此身死滅而使此禍永塞耶極用一奉賢者罄竭所懷兼質所疑於心者而杳然無期戀歎而已

答宋道源　甲辰臘月望日

纔有答書復此修奉慰無可比者此一味慘慟昨得草廬書則反以我為愈豈其然乎天屬之慟雖云愈遲非命之慘尤難理遣葬地今變始計只欲近側廿八空之說則欲復入深處靜坐耳只是近報愈往愈駭實未知税駕之所也此漢帝食之憂固不足言而諸賢並變之態殊可憐也坐在平地見一火小利害猶

且狼狽失措此等鵝鴉御史可當龍帝大王耶可笑
然此等說話勿以語人也

答宋道源　丁未四月二十五日

阻闊此久戀思不淺茲奉手畢如對慰甚賤臣雖蒙
恩召何敢冒進殊覺省事柳黃其有德哉其台分疏
則真好消息每聞其謗若刺吾身也蓋此門一敗則
士類甚無光耳金伯玉傷哉傷哉

答宋道源　丁未閏月七日

再昨欲題凡鳥而鳥亦無惆然而退今見委書何慰
如之此姊病日惡再出未卜也戶判書答送幸回的

便堅付如何便不的則不送也院碑游寄二字殊覺
剩而春兄必欲如此故不得已而畫蛇着足矣来意
則又欲足之下着足矣蓋當時死節者何限而必亭竹
老於此者以此地人故也不著其地者乃所以深著
也吾意猶欲還去其二字未知如何

尤菴先生後集卷十四